



ル 5  
139  
1



139  
1

學校圖書  
藏書

世經世釋  
四十卷  
錄二卷

明  
五年一月九日  
錢均  
書贈

光緒六年八月

會稽章氏重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水經注釋四十卷刊誤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趙一清撰一清字誠夫仁和人酈道元水經注傳寫舛譌其來已久諸家藏本互有校讎而大致不甚相遠歐陽元功王禕諸人但稱經注混淆而已於注文無異詞也近時甯波全祖望始自稱得先世舊聞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行夾寫今混作大字幾不可辨一清因從其說辨驗文義離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細字分別書之使語不相雜而文仍相屬考沈約宋書稱漢鏡歌本大字爲詞細字爲聲後人聲詞合

寫是以莫辨是傳錄混淆古有是事又如明嘉靖中所刻齊民要術簡端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云云一條崇禎中刻孔子家語本姓解中微國名子爵五字閒以注文刻作大字者亦時有之至於巨帙連篇盈四十卷而全部夾注悉誤寫爲正文揆以事理似乎不近姚宏補注戰國策范成大作吳郡志竝於注中夾注前人嘗舉以爲例而自宋以來未嘗有舉及水經注者祖望所云先世舊聞不識傳於何代載在何書殆出於以意推求而詭稱授受然倪思作班馬異同以大字細字連書猝難辨析明許相卿改爲史

漢方駕以班馬相同者書於中以馬有而班無者側注於左以班有而馬無者側注於右遂使增刪之意開卷釐然而原書仍無改易最爲善變一清此書殆亦類是但使正文旁義條理分明是亦道元之功臣矣何必託諸原本效豐坊之故智乎又唐六典注稱桑欽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今本所列僅一百一十六水考崇文總目載水經注三十五卷蓋宋代已佚其五卷今本乃後人離析篇帙以合原數此二十一水蓋卽在所佚之中一清證以本注雜採他籍得滄洛滹沱派滋伊瀍澗洛豐涇汭渠獲洙

滁日南弱黑十八水於灑水下分灑餘水又考驗本  
 經知清漳水濁漳水大遼水小遼水皆原分爲二共  
 得二十一水與六典注原數相符其考據訂補亦極  
 精核卷首列所據以校正者凡四十本雖其中不免  
 影附誇多如所稱黃宗義本原無成書顧炎武本顧祖禹本閻若璩本皆所著書引用考辨實無刻本又黃儀本稱其書今歸新城王氏池北書庫考王士禎沒後池北書庫所藏皆已散佚見趙執信因園集是其子孫斷無收書之事若士禎存時所收則書歸王氏在康熙辛卯以前一清年齒亦斷不及也然旁引博徵頗爲淹貫訂疑辨譌是正良多自官校宋本以外外閒諸刻固不能不以是爲首矣乾隆五十一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臣趙德元

江蘇揚州府揚糧道臣趙履元

江蘇淮揚道臣趙載元

監生臣趙保元

恭刊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十月監

予久聞仁和趙誠夫先生有釋水經注一書惜未之見昨  
春移節大梁適先生子載元官是方以屬吏進謁言次及  
之載元知隄防宣泄之宜能世其家學予既以其治績奏  
于朝擢守歸德今年夏謀鉞先生是書請序于予予始得  
受而讀之見其抉擇之詳明徵引之該核有升菴之博而  
無其不可信有中尉之勤而去其不必疑洵謂有是書以  
來不可少之撰述矣予服官數十年頗畱意地理之學以  
爲有裨于民生實事自癸卯歲校刻山海經畢卽欲疏是  
書是時幕下之士如邵錢洪孫諸子皆足以襄予編校之  
役數年以來已十得其三四今觀先生是書條剖縷析遠

水經注卷之九 畢序  
引博證有先得我心者亦或粗有知解可佐先生之不逮者略列數條于後備讀是書者之采擇焉大遼水下云遼東屬國首曰昌遼故天遼而前志又無天遼之目予以十三州志校之知舊本今本皆誤刊三字志云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故交黎交黎前漢志屬遼西爲東海都尉治矣則知水經注昌遼之遼亦沿續志而誤也洛水下引劉昭注云周無司隸當爲司寇予按秋官司寇下有司隸鄭康成注云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屬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郡縣則司隸之設實本於周劉昭之說未可據矣潁水下云固始卽固陵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卽此

予考固始之置在後漢建武二年高祖時尚無固始之名知晉灼注誤也惟括地志云固陵在陳州宛邱西北四十二里以今道里計之陳州府城西北三十里有固陵諸地志皆云卽漢高追項羽處知與固始非一地矣洧水下云鄭伯克段之鄆在潁川不在陳畱今考杜預是說趙匡集傳首疑之而改鄆字爲鄆予以爲趙說亦非也惟陳畱僞縣爲得矣廩延至僞旣爲順道又渡河奔其亦便若南至潁川之鄆陵旣無由北渡河若改從河南之鄆聚又嫌無別據仲援之言斯不易矣贛水下云豫章郡有豫章縣蓋復漢之舊今考道元云循水東北逕豫甯縣故西安也晉

太康元年更從今名則晉志仍作豫章縣爲誤又沈志豫甯侯相漢獻帝建安中立吳曰要安要字係西字之譌杜佑通典吳置新安縣晉更名豫甯新安亦西安之誤至云漢郡不當有淮陽晉志不聞有長樂今考漢紀高后八年淮陽王武以非子誅至宣帝元康三年始以封子憲中間闕絕百十有餘年其地爲淮陽郡可知晉書太康五年改安平爲長樂國封安平王孚曾孫祐爲王十年割武遂武邑觀津三縣爲武邑國以封南宮王承惠帝時承薨無後遠長樂國是長樂國之置志雖不詳而著于紀傳又盼盼可識矣又有可引伸先生之說者潁水下云潁潁音同

而字近今考道元之說云潁水時人謂之敕水而高誘淮南王書注云潁讀如燕人強秦言敕同也是潁潁二字皆讀如敕元和郡縣志云大騮山潁水源出於此太平寰宇記大騮山潁水源出於此是潁潁二字古通疑叔重二水爲複載否或徐鉉等增入如薊之誤菽荇之誤菰字皆重出非許氏之舊矣泲水下云改傳陽作偃陽今考漢書地理志楚國傅陽故偃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偃音福古今人表有福陽子注云妘姓卽偃陽子是偃福傳輔皆以音同而轉也沔水下引左傳云及鄢亂次以濟淇水經典釋文淇誤作其予按淇水卽沔水道元云沔水與夷水亂流



水經注釋 畢序  
東出謂之淇水汭淇音同傳寫誤耳凡此數條以迄邵子  
證南江入海之道錢子爲漢水兩源之釋淇子辨荊州浸  
之澁水孫子疏京兆尹之漕渠均足爲是書之證佐發前  
人所未發矣予又嘗疑唐宋諸人所引水經注不盡出于  
道元蓋郭璞三卷之著杜佑以爲疎略則必嘗親見之卽  
如李唐一朝陸禋旣會續水經李吉甫又嘗刪水經矣以  
是推之注水經者不止道元一人則諸書所引之水經注  
亦不必均據酈書以校其同異曾歷詢爲地理之學者頗  
以爲然惜不及先生在時竝堇浦謝山諸前輩一決之爲  
憾也總之道元之注足以證經史之闕遺而先生是書又

足以補道元之譌漏經不可無注注又不可無釋斷斷然  
也序是書畢適奉

命兼督兩湖于先生所疑之東條大別又將以目驗之庶  
幾其有一得附先生是書以傳也

乾隆丙午八月旣望鎮洋畢沅書于大梁使院



正甫所謂蜀板遷就之失令人撫卷茫然難以津造雖有好學如柳大中謝耳伯趙清常朱鬱儀孫潛夫之徒再四讎定不過正其十之三如盤洲石柱之疑而于其大者未之能及也百年以來乃有專門之學顧亭林顧宛溪黃子鴻胡東樵閣百詩五君子慨然于正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以通之購舊槧以校之竭精思以審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時劉繼莊自燕中來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麗澤之益薈萃為是書之疏而惜其不果然而諸家所論證或以洮水為澆水東樵或以滎水為灑水宛溪或以灑水有二百詩或以礫谿有南北二渠東樵或指九江在洞庭而託之許叔

重之說東樵宛溪斯其過皆不小甚矣稽古之難也杭有趙君

東潛者谷林徵士之子也藏書數十萬卷甲于東南稟其家庭之密授讀書從事于根柢之學一時詞章之士莫能抗手爰有箋釋之作拾遺糾繆旁推交通哀然成編五君子及繼莊之薪火喜有代興而諸家之毛舉屑屑者俛首下風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雖謂其不亡可也予家自先司空公先宗伯公先贈公三世皆于是書有校本故予年二十以後雅有志于是書始也衣食奔走近者衰病侵尋雙韭山房手校之本更是迭非卒未得畢業睠懷世學不禁慙赧而東潛奪燾而登囊括一切猶以予為

卑耳之馬不棄其鞅絆豈知羽毛齒革君之餘也聊舉先世之遺聞以益君則庶幾焉謝山全祖望序

盈天地之間數物有萬而物莫不始於一說文部敘始一終亥徐楚金曰一天地之始也一氣之化也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五行之次惟水最先此易數與箕疇牙相發也故水浮天而載地元氣之布濩筋脈之流通昔賢撰述尊之曰經酈氏條分詮之曰注審其遠近之端詳其小大之勢于是源流之徑趣歸宿之殊區所謂經水枝水川水者百世悠悠如指諸掌唐六典云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五十九蓋若是之夥也觀夫善長之爲人志氣剛毅故起例謹嚴博覽羣書故馳詞絢發以視江左諸公習尙浮華競誇雕組殆羞與絳灌爲伍矣後之職志方輿者如李宏憲樂

子正王正仲之流莫不掇其菁英奉爲著蔡其間缺失五卷始記于崇文總目暨宋南渡中原文獻或失其傳學士大夫罕言其義雖嘗補于元刊于明日月寢久譌舛實多南州朱鬱儀中尉起而箋之疑人之所難疑發人之所未發論者以爲三百年來有數之作余愛之重之忘其固陋而爲之釋釋之云者所以存朱氏之是兼弼鄙亭之違也錄取片長便成佳證助之張目足爲快心若夫箋有繆盪則削而投之所遺漏則補之別爲刊誤不欲羸入卷中惑人視聽閒關歲月始勒成編余因思水之爲道也由人之治與不治耳治之則爲利甚溥不治則爲患甚鉅而是書

又在人之能讀與否耳善讀者追惟古帝泮水警予之心用致地平天成之業而況農田水利之興慶流于宗社澤被于生民關中鄭國之渠秦所以卒兼諸侯也塞下宜禾之府漢所以遂威絕域也陳協代龍之堰安平沁口之竭智通在我雲雨由人干戈擾攘之際曷嘗廢浚遏之勤乎且夫李冰之平溷崖楊渙之開石牛周君光瀧水之勳張景明漳河之績載籍書之于今爲烈彼杜君卿之不揆顛末橫肆譏評鹵莽滅裂斯已過矣嗚呼八枝代絕九畫茫茫河身南徙淮不敵黃二渠不醜四瀆或亡豈天數之使然抑人謀之不臧也若乃絺章繪句躡影希聲規索枕中

之祕竊侈談柄之助風斯愈下吾無取焉  
乾隆十九年仲冬上旬東潛趙一清述

水經注原序

序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爲物之先也元  
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  
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  
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  
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尙  
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  
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  
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  
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

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  
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  
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闕天厯  
簡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  
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于海脈其  
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纏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  
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  
限但縣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  
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  
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復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

經通尙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  
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  
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水經注原敘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為物之先也元中記  
 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  
 及其氣畱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寓者神莫與  
 竝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  
 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本紀與  
 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  
 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  
 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游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  
 聞不能不猶中洞湍決復音纏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

水經注原敘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為物之先也元中記  
 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  
 及其氣畱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寓者神莫與  
 竝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  
 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本紀與  
 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  
 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  
 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游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  
 聞不能不猶中洞湍決復音纏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



通尙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  
陳輦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誤證三經附其枝  
要者庶備忘誤之矜求其尋省之易下俱  
此是酈亭原本孫潛夫從柳大中鈔本錄得惜其失亡  
已大半矣然吉光片羽要為天下至寶而自篇首至其  
鴻深也詹氏小辨能舉之則在明中葉此序未亡可知  
而楊用修黃勉之二家刻書反遺之何也昔義門何氏  
最稱博覽深以不見此序為憾僅從玉海摘取大禹記  
著數語而云必得宋本乃為全篇則予今日之獲較之  
先正不既多乎東潛邨民識

水經注釋參校諸本

楊氏慎刊本升菴自序別刊水經三卷又其孫

黃氏省會刊本五嶽山人自序嘉靖甲午年刊

歸氏有光本太僕家藏舊鈔何義門曾見之

柳氏僉本字大中吳人正德年舊鈔藏洞庭葉石君家

趙氏琦美三校本清常道人常熟人脈望館藏書最富一校于萬曆丙午年一萬曆己酉年正月二十七日起訖四月七日一萬曆庚辰年二月十三日盡是年十二月五日畢工孫潛夫稱為最佳本也

吳氏瑄刊本字中行歙人萬曆乙酉年刊

朱氏之臣本字無易蜀人引辛氏三秦記補渭水篇神女唾瘡事義門稱之

水經注卷首

周氏 嬰 本 著方叔莆田人

陳氏 仁錫 刊本 萬歷中明卿

鍾氏 惺 譚氏 元春 刊本 友夏合共評點

全氏 雙 韭山房 舊校本 鄧全侍郎元立字九山孫天

從孫 吾驥 字北翁三世校

錢氏 曾 本 遵王有述古堂藏

黃氏 宗義 刪本 梨洲嘗盡刪鄺注之無豫于水經者

孫氏 潛 再校本 字潛夫一字節菴又字知節君又字

顧氏 炎武 本 亭林著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

云丙子九月二十四日得見先  
生改正者又改定二十四日得見先  
顧氏 祖禹 本 宛溪著讀史方輿紀要

閻氏 若璩 本 太原閻百詩著古文尙書疏證潛邱劄

黃氏 儀 本 崑山黃子鴻會依鄺注每水各寫一圖兩

劉氏 獻廷 本 廣陽劉繼莊一字伯莊與修一統志稿

胡氏 渭 本 水經注援古證今渭水沔水二篇是其釐

姜氏 宸英 本 西溟手自校定

水經注卷首

何氏

焯

再校本

義門中吳名士生當文盛之日耆儒宿學風流未泯入官翰林多觀古圖

籍世以博洽推之故其勘定諸書頗可依據自記于康熙甲戌八月初十日始校是書夜以繼日至九月十三日卒業戊戌八月再跋其用力亦勤矣

沈氏

炳

校本

不詳何人見義門校本亦中吳之士

董氏

燧

本

字訓夫吳興人

項氏

綱

本

歛人即用朱箋略加刪節

杭氏

世駿

本

里人杭堇浦編修手校朱箋

齊氏

召南

本

天台人字次風與堇浦謝山友善

全氏

祖望

七校本

四明全謝山翰林取諸本手校于篁菴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行夾

寫今混作大字幾不可辨蓋述其先世舊聞斯言也子深然之河洛濟渭沔江諸篇經注混淆臥病中忽悟其義馳書三千里至京師告子初聞之通夜不寐竟通其說悉加改正今秋下榻春艸園之西樓各出印證宛然符契舉酒大笑因製序焉

以上諸本子悉取之與明南州朱謀埠中尉箋相參證錄其長而舍其短第見聞有限頗懷生晚之歎觀者幸勿晒其陋也古老傳言馮祭酒夢禎以經注混淆間用朱墨分勾乙其本惜未之見

水經注釋參校諸本

水經注釋參校諸本

北史本傳

酈範字世則魏書本傳范陽涿鹿人也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涿縣有涿城

巨馬水注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承督亢溝水

于適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

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翼茲水枝流津通纏絡墟圃

匪直田漁之可懷信為遊神之勝處也春明夢餘錄酈亭

在涿州南二十里為酈道元故居一統志酈亭在新安縣

西北舊志今有酈村酈亭莊皆在縣西北四十里畿輔通

志紫泉在新城縣東北源出縣西北十五里祖紹慕容寶

龍堂村至縣西十里合琉璃又南入白溝河祖紹慕容寶

濮陽太守晉書載記慕容寶垂之第四子紀元彙考晉孝

年魏拓跋皇始元年地志以郡迎降魏書帝紀道武帝

濮陽郡晉置天興中屬兗州以郡迎降魏書帝紀道武帝

亥大舉伐慕容寶自常山以東道武授兗州監軍地志秦州劉

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道武授兗州監軍

義隆治瑕邱魏因之魏書中父嵩天水太守地志秦州劉

官氏志監軍從第三品中父嵩天水太守地志秦州劉

卷首

一

水經注釋 卷首 卽前漢隴西郡之上邽縣也後漢屬天水郡師古曰邽

音圭魏道武諱珪故改之官氏志上郡太守第品 卽前漢隴西郡之上邽縣也後漢屬天水郡師古曰邽

太武帝給事東宮 年立皇子晃為皇太子正平元年薨諡

曰景穆高宗即位尊曰太武踐阼 是此文誤也魏書本傳

景穆皇帝廟號恭宗 景穆皇帝之長子乃太 追錄先朝

宗文成皇帝諱濬恭宗景穆皇帝即位改元興安 追錄先朝

武之嫡皇孫太武崩以皇孫高陽郡領永安縣官氏志

舊勳賜爵永甯男 開地志瀛州高陽郡永安縣官氏志

軍官氏志甯遠 以奉禮郎 魏書本傳治禮郎官氏志

將軍階第五品 禮郎從第六品下蓋範先給事

東宮至是 奉遷太武景穆神主於太廟進爵為子 開國縣

始仕於朝 為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司馬 從第四品中魏書列

子第 慕容白曜慕容容元真之元孫劉或徐州刺史薛安都充

傳慕容白曜慕容容元真之元孫劉或徐州刺史薛安都充

州刺史畢眾敬竝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

軍孔伯恭赴之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 及定三

事征南大將軍上黨王屯於碣磔為諸軍後繼

齊範多進策白曜皆用其謀 魏書本傳慕容白曜南征範

主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進範曰今

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

來速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

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克

之策是也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

部分旦便騰城崇朝而克白曜將盡以其人為軍實範曰

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為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

始被民未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

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曰此良策

也乃免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塗

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飛書告諭且見無鹽之卒死

炭成敗之機足為鑒矣若飛書告諭且見無鹽之卒死

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潰白曜自伏縱其不

曰此行也得卿三齊不足書曉之肥城潰白曜自伏縱其不

房崇吉棄母妻東走或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劉或太原守

梓元戀有懷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墳桓之累擁眾



明八年遷治東陽太原太守秦立屬并州文帝元嘉十年  
後省南青州固北青州刺史治東陽屬并州文帝元嘉十年  
五年東平太守無鹽令漢舊縣青州刺史治臨淄屬并州文帝元嘉十年  
敏有拔筆札文秀以爲司馬甚器任之委書州郡秀族子嵩聰  
亦加爲禮之者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顯重其節義稍  
衣爲之設饌遂與長史拜禮而送于左令文秀  
何各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夏至春  
始引軍下歷城乃率大衆并力攻討長圍數匝自耀既剋升  
城文弟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請師接應會劉或遣  
敗皇業爲叔或所殺文秀固遂與諸州推立劉子勳及子勳  
父慶之劉駿司空稍遷建威將軍青州刺史吳興郡人申伯  
會孫劉或爲州刺史濟南王又列傳青字仲遠者本魏郡人申伯  
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又列傳青字仲遠者本魏郡人申伯  
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

割濟南太山立領縣三山莊太原祝阿又晉成帝立南青  
州及并州武帝永初元年號尚存也魏書地志兗州東  
州刺史房崇吉則并漢治臨淄屬并州文帝元嘉十年  
平郡魏因之青州後漢治臨淄屬并州文帝元嘉十年  
治瑕邱魏因之青州後漢治臨淄屬并州文帝元嘉十年  
齊州治歷城劉平原郡置皇興三年更名治東陽屬并州文帝元嘉十年  
盤陽城太原郡劉義隆置魏裕梁東清河郡劉裕置治  
晉罷復屬濟州東郡北魏因之置梁東清河郡劉裕置治  
無肥城蓋縣廢而城按沈約志肥城前漢屬泰山後漢屬濟州東郡北魏因之置梁東清河郡劉裕置治  
北邕館縣故城之廢溝垣苗城也又涓水右迤爲涓湖又東  
亦館縣故城之廢溝垣苗城也又涓水右迤爲涓湖又東  
陰館縣故城之廢溝垣苗城也又涓水右迤爲涓湖又東  
方輿紀要平齊城魏興此天安府西二十里魏獻帝天  
元此郡明蓋改元皇興此天安府西二十里魏獻帝天  
無此郡明蓋改元皇興此天安府西二十里魏獻帝天  
已廢省矣蓋遂表爲青州刺史魏書本道元誤記也魏收地志  
齊郡領臨淄昌益都盤陽東樂安郡領西安平廣川北  
海郡領下密劇都昌平壽膠東樂安郡領西安平廣川北  
水經主澤卷首

水絕而復流劉冕賦通津焉魏太和此水復竭輟流積  
年先公除州即任未基是水復通澄映盈川所謂幽谷枯  
而更溢窮泉輟而復流矣海岱之士又頌通津焉平昌龍  
民孫道相頌曰唯彼繩泉竭踰三齡所盡珪璧謁窮斯牲  
道從隆替降由聖明蠶民河間趙嶷頌曰敷化未期元澤  
潛施枯源揚瀾涸川滌波北海郭欽曰先政輟津我后通  
洋但頌廣文時鎮將官氏志舊制緣邊皆置鎮都大將統  
繁難以具載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孝文詔範曰鎮  
故爲重于刺史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孝文詔範曰鎮  
將伊利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州任  
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算略  
勿復懷疑魏書本傳高祖詔範曰卿身非功舊位無重班  
外無殊效亦未有負時之愆而鎮將伊利表生姦推驗虛  
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州任有司推驗虛  
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算略勿復懷疑待  
卿別犯處刑及鞭今恕刑罷鞭止罰五十卿宜克循輯綏

般渤海郡領重合修長樂高陽郡領高陽新城鄴安次安  
平河間郡領阜成平武垣樂成章武南皮樂陵郡領陽  
信樂陵縣次新樂濕沃官氏志上州刺史第三品中進爵  
州刺史從第三品下州刺史第四品青州當屬上中進爵  
爲侯縣侯第三品加冠軍將軍官氏志冠軍將軍  
右丞魏書本傳遷尚書右丞官氏志尚書右  
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官氏志四平將軍第三品散公從  
爵者皆不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蹀他日說之時  
得世襲齊人有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于齊下矣使君臨撫東  
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邱矣範笑答曰吾將  
謂卿必驗此夢後果如言淄水注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  
水又東北流逕東陽城北東北流合長沙水水出逢山北  
阜世謂之陽水也水流亦有時窮通信爲靈昔在宋世是

水絕而復流劉冕賦通津焉魏太和此水復竭輟流積  
年先公除州即任未基是水復通澄映盈川所謂幽谷枯  
而更溢窮泉輟而復流矣海岱之士又頌通津焉平昌龍  
民孫道相頌曰唯彼繩泉竭踰三齡所盡珪璧謁窮斯牲  
道從隆替降由聖明蠶民河間趙嶷頌曰敷化未期元澤  
潛施枯源揚瀾涸川滌波北海郭欽曰先政輟津我后通  
洋但頌廣文時鎮將官氏志舊制緣邊皆置鎮都大將統  
繁難以具載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孝文詔範曰鎮  
故爲重于刺史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孝文詔範曰鎮  
將伊利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州任  
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算略  
勿復懷疑魏書本傳高祖詔範曰卿身非功舊位無重班  
外無殊效亦未有負時之愆而鎮將伊利表生姦推驗虛  
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州任有司推驗虛  
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算略勿復懷疑待  
卿別犯處刑及鞭今恕刑罷鞭止罰五十卿宜克循輯綏



魏書本傳  
諡曰穆子道元

邊服稱還朝卒京師

元在酷吏傳道元第四弟道愼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略

自奉朝請遷尚書二千石郎中加威遠將軍為漢川行臺

軍出為正平太守治有能名遷長樂相正光五年卒年三

十八贈後將軍平州刺史子中字伯偉武定初司徒刑獄

參軍道愼弟道約字善禮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司

徒諮議參軍朴質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

謁乞巧不已多為人所笑弄坎墮于世不免飢寒晚歷東

萊魯郡二郡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六年三武定七

年卒北史本傳範弟道愼字善禮幼好學有文才九長

吏幹舉秀才射策高第歷位尚書外兵郎行臺長孫承業

引為行臺郎功賞兼武用恆以功名自許每進計于承業

多見納用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愼與元珍不從為榮行臺郎

請贈詔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愼與元珍不從為榮行臺郎

固守平陽朱榮稱兵赴關愼與元珍不從為榮行臺郎

中樊子鵠陷城被殺所作文章頗行于世撰慕容氏書不

成子懷則司空長流參軍按道峻為範子非其弟也道元

兄弟五人其名皆以道字為次道元死于陰槃驛有弟道

某從疑即道峻也故惲得為之請贈道愼道約而外一則

無間範有弟曰神虎官尚書左民郎中神虎弟夔子惲則

惲又非道峻之子未

知何以舛錯乃爾

道元字善長初襲爵永甯侯例降為伯

品魏書本傳太和初為尚書主客郎中水經渥水

注余為尚書祠部是也官氏志尚書郎中第六品御史中

尉李彪以道元執法清刻魏書本傳自太尉掾引為書侍

御史官氏志開府掾屬從第五品治書侍御史第六品此

道元為李彪為僕射李冲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魏書列

彪所知李彪為僕射李冲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魏書列

字道固頓邱衛國人家世寒微高祖稱之於朝貴李冲禮

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李冲等意議乖異遂

形于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為法官莫能糾劾己者

舉劾遠近畏之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

駕還京遷御史中尉彪既為高祖所寵性又剛直多所

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南征假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車

字道固頓邱衛國人家世寒微高祖稱之於朝貴李冲禮

御史官氏志開府掾屬從第五品治書侍御史第六品此

道元為李彪為僕射李冲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魏書列

水經注卷之...

遂多專恣沖積其前後罪過乃于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  
按臣彪昔于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網繆恩  
眷報德而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關東省宜感恩勵節忠  
以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聾視聽  
禁而可忍誰不可容臣輒集尚書以下令史以上并治書  
此御史若或不知須訊部尚書都坐以彪言事見在罪狀  
侍虛實若何須復召部臣與彪相識以見事免彪所居職  
効皆彪所治獄又表復召部臣與彪相識以見事免彪所居職  
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愚識謂是拔萃之  
一及人及位官升達參與言燕聞彪之賞忠識正發言懇  
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  
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誓非違厲色正辭亦尚其梗欽之  
崔直微識其編急之儀肇正而不以爲瑕及其初登憲臺始  
正直復騶唱不避豪勢其所繩之體當識者愈以爲難  
司直志行不避豪勢其所繩之體當識者愈以爲難  
而彪秉志行不避豪勢其所繩之體當識者愈以爲難  
振于下國肅肅之稱著于京師天下改目貪夫斂手臣時

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然時有私于臣云其  
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謫之際易生音謠心  
不承信往年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謫之際易生音謠心  
領軍諸卿等集閣廷尉所問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  
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  
奴叱此言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去搭奴折  
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卽言南臺中取我木去搭奴折  
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  
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小罪肅禁爲  
未體其採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爲  
大會而無不聞之謂益多損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爲  
爲臣知無不聞之謂益多損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爲  
夕共事始知其言與行舛是己非人專恣無忌聽身忽物  
安以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己非人專恣無忌聽身忽物  
振古若願弟之賢校其行是己非人專恣無忌聽身忽物  
曲己若願弟之賢校其行是己非人專恣無忌聽身忽物  
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極彪于北以除高祖  
之亂政如臣無證宜何意雷京如息青蠅之白黑高祖  
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雷京如息青蠅之白黑高祖  
祖怨之除名而已又李冲字思順隴西人李彪之入京也

州經注釋

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

學禮而納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為中尉

兼尚書為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冲而更相輕背惟公坐

敏袂而己無復宗敬之意也冲頗銜之後高祖南征冲與

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竝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

狀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効高祖覽其表

歎悵者久之既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為滿矣冲時震

怒數面縛責彪前後愆悖目大呼折几案盡收御史皆

泥首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不能療或謂

肝腸傷裂旬景明中為冀州鎮東府長史軍官氏志四鎮將

有餘日而卒景明中為冀州鎮東府長史軍官氏志四鎮將

衛將軍從第二品又第二刺史于勁順皇后父也西討關

品將軍長史從第四品第二刺史于勁順皇后父也西討關

中亦不至州按魏書外戚傳北史列傳皆道元行事三年

為政嚴酷吏民畏之洧水注長社縣潁川郡治余以景明

後試守魯陽郡汝水注余以永平中蒙除魯陽太守地

荆州二十二年罷置領縣二山北太和十一年置有應山

應城河山太和二十一年置官氏志中郡太守第五品下

郡太守第六品魯道元表立學序崇勸學校詔曰魯陽本

陽郡當屬中下也道元表立學序崇勸學校詔曰魯陽本

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

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為寇魏書蠻傳永平初東荆州表

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延昌中為東荆

縣五十詔鎮東府長史鄗道元檢行置之延昌中為東荆

州刺史此水注延昌中除東荆州刺史治泚陽故城按地

魯陽武定中陷徙治襄城以其別于荆州屬廣州永安中置治

加東也官氏志中州刺史從第三品下周刺史第四品東

荆中下威猛為政如在冀州蠻人詣闕訟其刻峻請前刺

史寇祖禮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還京二人竝坐免

官魏書列傳寇字祖禮上谷人祖後為河南尹魏書本傳

水經注釋卷首

水經注卷之六十一 地理志河南郡太和遷都為尹天平初改官氏志河南尹辟肅為

主簿明帝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元懷荒禦夷諸

鎮竝改為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

門侍郎馳驛與大都督李崇籌宜等立裁減法雷會諸鎮

叛不果而還按此文有誤魏書本傳肅宗以諸鎮竝為州

崇籌宜置去裁減去雷儲兵積粟以為兵備等立即置立

之誤法雷亦去雷之誤也魏書列傳後北鎮破落汗拔陵

反叛須得討臣謂須得貴重鎮壓總彼師元修義曰疆寇充斥

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令北鎮崇乃上表求改鎮為州

罷制舊貫朕于時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

諸鎮非異之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難追為復略論此

耳崇啟曰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聲茲弗離旬胡

州名差重于鎮謂實可悅彼心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

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屬陛下慈寬

賜全腰領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

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盛世于是詔

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王列傳廣陽王建

軍將深智遠沃野皆受崇節度韓拔陵反崔暹敗於白道

大子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

深上書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

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

過不防廢射李官任復除當州士人悉免厥役豐沛

太和仍防邊戍自非得罪不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

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不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

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雷居

京者得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游在外皆聽

禦兵捉之于是少年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

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

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

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肯自改咸言姦吏為此無不切齒

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眾度沙

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



于府界其武川在白道中漢水上撫冥城胡氏曰當在武  
川柔元鎮間魏六鎮之一也宋元徽元年如撫冥鎮遂東至柔元  
鎮是也柔元城在大同府東北塞外于延水所出也孝昌初柔  
元鎮在長川縣城東城南小山于延水所出也孝昌初柔  
元鎮在長川縣城東城南小山于延水所出也孝昌初柔  
曰柔元鎮城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懷荒城在柔元之東禦夷  
州即後魏時懷荒鎮魏志魏正光三年遣元孚諭柔然阿  
那瓌于柔元禦夷二鎮胡氏曰懷荒城在柔元之東禦夷  
拓跋祿官分其國為三右衛西北所謂濡源之地也魏初  
魏主燾始置禦夷鎮于濡源西北境嘗六鎮之一即此按六  
鎮莫詳于水經注以道元身歷其境嘗六鎮之一即此按六  
書魏世祖始置六鎮東西延亘三千餘里西起薄骨律東盡  
禦夷是時六鎮西起武川東抵禦夷其長不過千里耳顧  
宛溪以太武置新起武川東抵禦夷其長不過千里耳顧  
竝無其事蓋誤證也六鎮之名當起孝文之魏書北史本紀  
太和十八年詔六鎮及禦夷城人是禦夷又在六鎮之外

不可曉也今為銓次薄骨律沃野二鎮如左水經注河水  
又北逕薄骨律城在沃野二鎮之東城在沃野二鎮之東  
仍列州上但語出戎方不究城名訪諸舊咸言故老宿  
彥言赫連之世有駿馬死此取馬色以爲邑號故曰城爲  
白口驪韻轉之世有駿馬死此取馬色以爲邑號故曰城爲  
縣故城南漢武帝元符三年立漢書地理志北地郡靈州  
州有河奇苑號非苑師古曰苑牧馬之所也水經注靈州  
奇也二苑皆在北焉禹貢錐指元和志靈州理迴樂縣本  
漢富平縣地枕黃河後魏通河為薄骨律鎮將上表請  
開富平西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後魏通河為薄骨律鎮將上表請  
人富平西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後魏通河為薄骨律鎮將上表請  
故城在天德軍城北沃野八百里即後魏六鎮西頭第一鎮以  
爲難表云臣軍去沃野八百里即後魏六鎮西頭第一鎮以  
甯夏衛東南又北逕平羅城北又北逕靈州所折而北逕  
廢豐州西折而東北逕平羅城北又北逕靈州所折而北逕  
六鎮之由而今第一不可考矣據杜君卿胡梅六鎮其中必有  
興廢之由而今第一不可考矣據杜君卿胡梅六鎮其中必有  
薄骨律沃野二鎮官氏志餘官雜號多同于晉朝晉書職

水經注卷之八

官志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

節殺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又給事黃門持節第

四品一制度國勢之孝昌初梁遣將揚州刺史元法僧又

于彭城反叛魏書孝明帝紀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徐州

宋王年號天啟遣其子景仲歸于蕭衍行臺高謨作自稱

成景儁元略等率眾赴彭城詔祕書監安樂王鑒回師以

討之道武七王列傳陽平王熙子臨淮王他孫法僧為

于彭城自稱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尚書高謨反

地彭志徐州魏晉治彭城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

書官氏志侍中列曹節度諸軍依僕射李平故事魏書列

遣其將左遊擊將軍趙悅倫據西陲石以逼壽節平以

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

軍東州將一軍法從事之軍至渦陽領渦陽武定六年置敗

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之軍至渦陽領渦陽武定六年置敗

退道元追討多所斬獲魏書孝明帝紀鑿于彭城南擊元

略大破之盡俘其眾既而不設備

為法僧所敗衍遣其豫章王綜入守彭城法僧擁寮屬守

令兵戍及城郭士女萬餘口南入道武七王列傳大軍致

討法僧攜諸子擁掠城內及文武南奔蕭衍又明帝紀孝

昌二年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于大奔還詔免珠官爵列傳會

孫稚為使持節假驃騎將軍大都督北討珠官爵列傳會

河間王琛率將假驃騎將軍大都督北討珠官爵列傳會

于修禮反于大奔還詔免珠官爵列傳會

詔稚解行臺罷大遣河間王琛為大都督鄴道元為行

臺稚遣子裕奉表稱與琛同長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

全遂生私隙且臨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為修禮邀琛不

到呼沱稚未遂大敗與琛並除名又崔孝芬河間王琛討之

水經注

卷首

道元素有嚴猛之稱權豪始

頗憚之而不能有所糾正聲望更損魏書神元平文諸帝  
 六世孫裴子思字眾念為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  
 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于公事不應送御史子思奏  
 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  
 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  
 帝前後中尉二十餘人奉以周旋未嘗暫廢府寺臺省並  
 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為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  
 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  
 啟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  
 御史尋亦蒙勅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便無準一按此即傳  
 所謂不能有所糾正聲望更損者也然道元固有鑒于李  
 彪之禁止矣為臨洮舉哀孝文子京兆  
 王愉以反誅追封臨洮王即其人也  
 魏書孝文五王傳羅夫人汝南王悅地志  
 司州太祖天興四年置相州天平元年遷都改嬖近左右  
 邱念常與臥起又魏書孝文五王傳羅夫人汝南王悅地志  
 念念嘗匿悅第時還其家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啟靈

太后請全念身有勅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

遊道傳中尉酈道元嘉其氣節引為殿北齊書宋  
 中侍御史臺中語曰疾惡能討宋遊道時雍州刺史蕭寶  
 寅魏書列傳蕭寶寅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孝  
 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都督雍涇岐南幽四州諸軍事  
 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反狀稍露魏書列  
 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寅自出軍  
 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  
 疑侍中城陽王徽魏書景穆十二王列傳城陽王長壽素  
 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魏書本傳悅等諷朝廷  
 同陷害之又關右寶寅慮道元圖己魏書列傳寶寅謂密  
 蕭寶寅傳作關中相說動又蘇湛字景儁魏侍中則之後  
 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又蘇湛字景儁魏侍中則之後  
 也晉亂避地河右世祖平涼州還鄉里蕭寶寅之討關西  
 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孝昌中寶寅大敗東還朝廷  
 以為雍州刺史後自猜懼害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



才經注釋  
傳  
三十一

臥疾于家寶寅令姜儉報湛云元略受蕭衍意旨乃欲見  
除酈道元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  
復作魏臣也湛聞之舉聲大哭徐謂儉曰為我自齊王蘇  
湛不能以百口居家為王族滅寶寅復報曰此自救命之  
計不得不爾湛曰凡為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  
博徒小兒輩計較辦有成理否湛恐荆棘必生庭闈願乞  
骸骨還鄉里寶寅素重之知不為己用聽還武功又楊椿  
出除都督雍南商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詔以寶寅代  
椿為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  
雍州刺史亦不賢于蕭寶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  
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寅不藉刺  
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于賞罰云為不依常憲  
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啟二聖并自  
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  
其不遣必成深憂豈還面啟肅宗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  
寶寅害御史中尉鄠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為椿父子所謗  
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按蕭寶寅傳圍道元于陰盤驛亭  
地形志雍州京兆郡領陰盤真君七年併新豐太和十  
年復寰宇記關西道雍州昭應縣即漢新豐之地陰盤故

城漢舊縣屬安定後遇亂徙于此屬京兆是後魏太和九  
年移此額于洽水西戲水東以城之是也方輿紀要陰盤  
城在陝西臨潼縣東宋白曰京兆昭應縣東十三里有故  
城後漢靈帝末移安定郡陰盤縣寄理于此今亦謂之陰  
盤城後魏太和九年復移而東今昭應縣東三十二里  
零水西戲水東司馬村有陰盤故城是也又有陰盤驛亭  
在岡上常食岡下之井既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  
力屈賊遂踰墻而入道元與弟道按史文關一字以魏書  
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寶寅猶遣斂其父  
子殯於長安城東按蕭寶寅傳詐收道事平喪還贈吏部  
尚書冀州刺史官氏志吏部尚書上安定縣男地形志涇  
州刺史並第三品州安定郡  
領安定縣晉罷後復按道元先襲父封永甯侯例降為伯  
至此別封安定蓋始封之君也官氏志開國縣男第五品  
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

七聘及諸文皆行于世

魏書列傳高謙之專意經史與袁

道元立身行己自有本末不幸生于亂世而大節無虧即

其持法嚴峻亦由拓跋朝淫汗闕冗救做扶衰使然何至

相軋故耶知人論世必有取于余言也然兄弟不能篤睦

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觀此亦仍魏書之舊而未經裁削者

知子孝友襲

水經注釋目錄

卷一

河水一

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

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一清按河自章武入海之道

水經則敘于濁漳水篇胡肅明以濁漳即古徒駭河

所行河去而漳得擅其流漢人指此為禹河然云過

郡十六以水經考之河自黎陽以上所過有金城河

南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

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內凡十六郡黎陽以下大河故

瀆所經有魏郡東郡清河平原魏郡廣平都勃海又六郡共

而無東郡清河平原是過郡二十一也又自章武東

出為逆河逕驪成至繁縣碣石山又過郡二十六殊不可解

遼東合計過郡二十三班固云過郡十六已亡其八後

自禹告成之年下逮周齊桓之世九河已亡其八後

數十年為定五年己未當魯宣之

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餘歲

卷二

河水二

卷三

河水三

卷四

河水四

卷五

河水五

潔水 漢志東郡東武陽縣禹治潔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又平原郡高唐縣桑欽

言潔水所出

卷六

汾水 漢志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冀州寢

澮水 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

涑水 續漢書郡國志聞喜邑有涑水一清按漢志莽改河東郡曰兆隊左邑曰兆亭兆即洮洮水即

涑水也

文水 一清按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作文谷水以此水出文谷也隋置文水縣因水受氏焉

原公水 水出原過祠下者也

洞渦水 魏書地形志太原郡晉陽縣同過水出木爪嶺一出沽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

水合故曰同過西南入汾

晉水 漢志太原郡晉陽縣龍山晉水所出東入汾

湛水

說文湛水豫章浸一清按章字誤也當作州

卷七

濟水

漢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沁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卷八

濟水二

卷九

清水

漢志魏郡內黃縣清河水出南

沁水

漢志上黨郡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德入河此云滎陽疑轉寫錯誤一清按水經用山經之文故主滎縣

淇水

漢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一清按道元以是文載于濁漳水注中淇水入白溝以入清河而歸于海蓋曹公過

蕩水

漢志河內郡蕩陰縣蕩水東至內黃澤說文洹水在齊魯間一清按齊字誤當作晉見本篇注引說文竝字林可證

卷十

濁漳水

漢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關駟曰濁漳即潞水為冀州浸漢志上黨郡沾縣大屯谷清漳水所出東北

清漳水

州川一清按漢志所云則濁漳自鄴縣以下皆清漳之流也電當作要字邑成是阜成之訛

補

滏水

北臨漳滏是也補一清按魏都賦曰引水經注曰洛水一名漳水

水經注釋

卷首

卷十一

易水

漢志涿郡故安縣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并州浸亦至范陽入涑師古曰言易水又至

范陽入涑也

澹水

漢志代郡靈邱縣澹水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

補 滹沱水

一清按漢志代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入滹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

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參合

是參戶之誤別下落河字河間國弓高縣滹池別河

補 海是也

從河見濁漳水注雁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

井淀明實錄太僕少卿何棟言唐滋沙鴨四水由保定真定會于河間天津入海唐即滹沱之漫流四

沙即滹沱河鴨河本名鴨兒河即滹沱之漫流四

水相敵滹沱河雖不見漢志當據許氏之書補之

補

滋水

一清按漢志常山郡南行唐縣牛飲山白陸谷水所出東至新市入滹池水說文作白陸谷

俗本漢書誤也

卷十二

聖水

一清按聖水不見漢志其源惟記入古碑而桃水涿水垣水之見于漢志者皆載于篇中

巨馬水

漢志代郡廣昌縣涑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里并州浸

卷十三

灤水

漢志雁門郡陰館縣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千一百里師古曰治音弋之

反燕刺王傳作台字一清按今誤本作濕字依說文校正詳本卷灤餘水同

卷十四

灤餘水

漢志上谷郡軍都縣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一清按此即溫字訛誤之始

水經注卷首

沽水 漢志東南至泉陽郡入海行七百五十里

鮑邱水 漢志涇水之出漢志者皆載入篇中

濡水 漢志音呼陽反遼郡白檀縣濡水出北蠻夷師古曰

南入海陽一清按遼西郡肥如縣元水東北入濡水濡水

遼水 漢志遼東郡望海平縣大遼水出塞外

小遼水 漢志遼東郡望海平縣大遼水出塞外

沮水 漢志樂浪郡沮水出樂浪方東入海一日出沮水縣

卷十五

洛水 漢志宏農郡上雒縣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

伊水 漢志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伊水

澶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澶水在東南入淮

澶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澶水在東南入淮

澶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澶水在東南入淮

澶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澶水在東南入淮

澶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澶水在東南入淮

澶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澶水在東南入淮

澶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澶水在東南入淮

澶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澶水在東南入淮

澶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澶水在東南入淮

澶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澶水在東南入淮

澶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澶水在東南入淮

澶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澶水在東南入淮

澶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澶水在東南入淮

澶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澶水在東南入淮

水經注卷十五

五

于灋水而合流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洛時二水猶  
未經洛陽城也迨東漢建都于此自河南縣東十五  
里之千金場引水繞都城南北以通漕而灋水始與  
穀水俱東注矣古時灋不合澗亦不過洛陽縣南而  
未至偃  
師也

卷十六

穀水

漢志宏農郡龜池縣穀水出

甘水

續志河南尹河南縣有甘城劉昭補注杜預曰

漆水

漢志右扶風漆縣漆水在縣西說文漆水

澹水

說文澹水出京兆藍田入灞地志京兆郡山

澶水

漢志北地郡直隸縣澶水出焉清按漢志謂之沂水

東入洛與

漢志異

補

洛水

漢志北地郡歸德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左

浸曰渭

洛孔安國尚書傳雍州曰漆沮之水已從入

渭導渭曰

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焉歸德屬北地

郡許氏誤也

然則班志所云入河者蓋由渭以達于

卷十七

渭水上

漢志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

八百七十

里雍州淺

卷十八

渭水中

卷十九

水經注釋

卷首

六

渭水下

補 豐水 漢志右扶風鄠縣豐水出東南北過上林入渭

東注維禹之績豐

補 涇水 漢志安定郡涇陽縣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

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

補 汭水 漢志右扶風汭水出西北東入涇雍州

卷二十

漾水 漢志隴西郡氏道縣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入

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或作漾又西縣禹貢嶓冢

丹水 漢志宏農郡丹水縣丹水出

卷二十一

汝水 漢志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

出宏農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應邵曰汝水

城莽曰定陵城者也續志穎川郡亦有定陵而汝南無之其

卷二十二

穎水 漢志穎川郡陽城縣陽乾山穎水所出東南

漢志穎川郡陽城縣陽乾山穎水所出

漢志東南至長平入穎過郡三行五百里所出

漢志穎川郡陽城縣陽乾山穎水所出

漢志穎川郡陽城縣陽乾山穎水所出

漢志穎川郡陽城縣陽乾山穎水所出



渠水 漢志河南郡滎陽縣狼湯渠首受沛東南至陳  
 下有渠水即蕩渠實大川也宜著于篇目善乎禹  
 貢錐指之言曰自滎陽引河後遞加疏導枝津交絡  
 名稱互見使後人目眩心搖今綜其大略以蕩渠  
 為主水經注云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東逕滎澤北東  
 南分濟歷中牟縣之圃田澤與陽武分水又東南為  
 官渡水又東至浚儀縣左則故渠出焉秦始皇二十  
 二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  
 世遂目故渠曰陰溝而以梁溝為蕩渠陰溝東南  
 至大梁城合蕩蕩渠其東導者為蕩水至蒙縣為獲  
 水又東至彭城縣入泗蕩蕩水自大梁城南流為  
 鴻溝鴻溝至又兼沙水之目沙水東南流至新陽縣為  
 百尺溝注于潁水此即班固所謂蕩渠首受沛東  
 南至陳入潁者也其一水自百尺溝分出東南流至  
 義城縣西而南注淮謂之沙水沙水所出又有睢水  
 入泗水自陳留縣首受蕩蕩渠東南流至下相縣  
 入泗水自扶溝縣首受蕩蕩渠東南流至下相縣  
 南而東注淮以上諸渠同源出于河之濟故言沛水  
 者指此為鴻溝言蕩蕩渠者指此為蕩蕩渠言沛水

卷二十三

者指此為沛水言浚儀渠者指此為浚儀渠皆以下  
 流之目追被上源也此外有濟隧上承河水于卷縣  
 北河南流與出河之濟會自于岑造入激隄而其流  
 遂斷其言至為明晰今陰溝汲水瓠子諸水皆自為  
 一篇而渠水無稱焉豈鄺氏原書  
 如是乎要為後來之脫誤無疑也

陰溝水

漢志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受狼

汜水

漢志河南郡滎陽縣卞水在西南說文汜水受  
 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卞水入于泗徐鉉曰今

獲水

漢志梁國蒙縣獲水首受留獲渠東北至彭城  
 入泗水濛縣為濛水自出濛縣北之

至梁郡濛縣為濛水自出濛縣北之  
 獲水源流有別今本篇目不具更列之

卷二十四

睢水 漢志陳留郡浚儀縣睢水首受狼湯渠水東至芒

縣應劭曰

瓠子水 漢志陳留郡封邱縣濮渠水首受沛東北至

按濮渠即

汶水 漢志泰山郡汶水出萊蕪西入沛又萊蕪縣原

昭補注杜預曰汶水出然則潘水其異名乎

卷二十五

泗水 漢志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

至方與入沛過郡一百一十里又魯國卞縣泗水西南

乃荷水方知泗字是荷字之誤然

沂水 漢志泰山郡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

泗一曰沂水出

洙水 漢志泰山郡蓋縣臨樂子山洙水所出

臨樂山無子字

卷二十六

洙水 漢志琅邪郡東莞縣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

巨洋水 漢志琅邪郡朱虛縣凡山丹

淄水 漢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

定入馬車

汶水 漢志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

言出朱虛入維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

水乎一清按此即所謂東汶非禹貢之汶也

濰水漢志琅瑯郡五百三十里兗州浸一清按北海郡有

都昌縣昌都字倒互耳

卷二十七

膠水漢志琅瑯郡却縣膠水東至平度入海

沔水上漢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

卷二十八

沔水分上中下三篇今移下篇接上篇之末省去中篇之目改為上下二篇

卷二十九

沔水下

潛水漢志巴郡宕渠縣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

湍水漢志宏農郡析縣黃水出黃谷

均水漢志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首水南至順

農郡丹水縣下作鈞師

粉水太平寰宇記粉水出房陵縣北永林山一清按

置姑以樂史所云補之

白水一清按此即漢志所謂蔡陽

卷三十

泚水漢志南陽郡泚陽縣應劭曰泚水東入蔡一清

淮水漢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淮水所

卷三十一

滢水

漢志南陽郡魯陽縣魯山滢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

清水

漢志南陽郡鄧縣青水出西北入漢說文清水出宏農盧氏山東南入沔或曰出鄧山西

滢水

漢志汝南郡滢強縣應劭曰滢水出潁川陽城說文滢水出潁川陽

濯水

漢志汝南郡濯陽縣應劭曰濯水出潁川陽城

瀨水

漢志南陽郡舞陰縣中陰山瀨水所出東至蔡入汝今本漢書落上

瀨水

漢志潁川郡舞陽縣應劭曰舞水出南一清按

瀨水

漢志潁川郡舞陽縣應劭曰舞水出南一清按

瀨水

漢志潁川郡舞陽縣應劭曰舞水出南一清按

卷三十二

澗水

說文澗水出南陽蔡陽東入夏水

澗水

一清按漢志無澗水說文澗水深也亦不云是水名

澗水

說文江夏有澗春亭徐鉉曰按說文無澗字他

澗水

書亦無此篇下有澗字注云江夏平春亭名疑

澗水

相承誤重出一字渠支切又說文荇从艸折聲江夏

澗水

平春有荇亭語斤切一清按江夏有蘄春縣晉改曰

澗水

不知鼎臣何以云爾

澗水

漢志廬江郡雩婁縣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

澗水

按入淮之淮即灌也

澗水

漢志廬江郡灄縣泚山泚

澗水

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

澗水

祖望曰洵波當是芍陂之誤又九江不聞有氏

澗水

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

澗水

祖望曰洵波當是芍陂之誤又九江不聞有氏

澗水

祖望曰洵波當是芍陂之誤又九江不聞有氏

水蓋泄水合泚水以入淮而或誤以為入泚水經泚

水篇云泚水從南來注之善長糾之曰泚陽無泄水

耳又因泚訛而為泚肥縣應劭曰夏水出父城至此

肥水與淮合故曰肥也然夏肥與

郡城父縣之夏肥水也然夏肥與

肥隔淮南北仲瑗合而一之誤矣

施水其清按施水合肥故縣有合肥之稱水經不湖

未合例多所

補滁水一清按說文滁水名唐六典七日淮南

沮水漢志漢中郡房陵縣東山沮水

漳水漢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

夏水漢志南郡華容縣夏水受江東入沔行五百

里又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

過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

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

一清按本篇注引仲瑗語與孟堅南郡下分注合是

文則又主康成之說自相矛盾道元故起而糾正之

羌水漢志隴西郡羌道縣羌水出塞外南至陰平入

水出徼外東至葭萌入漢

過郡一行九百五十里

涪水漢志廣漢郡剛氐道涪水出徼外南

梓潼水漢志廣漢郡梓潼縣五婦山馳水所出南入

江一清按據經

文當作梓潼水

涪水一清按漢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池水所出東

漢即涪水也道元

載于沔水注中

卷三十三

江水 漢志蜀郡岷山道縣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

百六十里一清按今本漢書誤也宋本是在過郡九行

七千六百六十里又廬江郡尋陽縣九江在南皆東

合大江禹貢錐指曰今江水所過于漢為蜀郡犍為

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

郡一國又水經江水東逕宜昌縣之流頭灘注引袁

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千寶晉紀云紀陟對司

馬昭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餘里宜昌今海行萬

西陵之東誠如所言則江自岷山至江都入海行萬

餘里易祓曰江源自松州交川縣至夷陵凡四千三

百三十里自夷陵至泰州凡六百三十里江自

松潘至泰州行七千九百六十里自泰州至海門又

四百里通計八千三百餘里據此則俗本漢書固非

而宋本亦未合也

卷三十四

江水中

卷三十五

江水下

卷三十六

青衣水

漢志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

至南安入濊一濊按道元引此文在江水篇

濊乃濊之誤蒙山谿即青

衣水大漢水即沫水也

桓水 漢志蜀郡中入南海

若水 漢志蜀郡旄牛縣若水出徼外南

沫水 一清按即漢志蜀郡青衣縣之大渡水也又續

志曰有沫水從邛來出岷江又從

岷山西來合郡下青衣水入大江

延江水 一清按延江水不見漢志而詳柯郡暨縣之

暨水犍為郡符縣之濶水黓水皆載入卷中

水經主釋 卷首

又此下俗本有沅西水篇目卷中只有經文一句而  
西水源流附見沅水注且南方之水無沅西之名蓋  
是延江水注尾結語而誤以為

存水 郡定周縣水首受無斂據道元注似在郁鄆為  
存水在定周  
為周水也

溫水 漢志牂柯郡鐔封縣溫水東至廣  
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六十里

卷三十七

淹水 說文淹水出越雋  
徽外東入若水

葉榆水 漢志益州郡葉榆  
縣葉榆澤在東

夷水 漢志南郡巫縣夷水東至夷道  
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

油水 漢志南郡高成縣滄山滄水所出東入繇繇水  
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說文油水出

武陵孱陵西  
東南入江

澧水 漢志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  
沅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一清按據道元注特

沅水 漢志牂柯郡故且蘭縣沅水東南至益  
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浪水 漢志武陵郡鐔成縣康谷水南入  
海一清按康谷水豈即浪水乎

卷三十八

資水 漢志零陵郡都梁縣路山資水所出東  
北至益陽入沅過郡二行千八百里

漣水 一清所謂資水不見漢志道  
元所謂資水之別是也

湘水 漢志零陵郡零陵縣陽海山湘水所出北  
至鄱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灘水 漢志零陵郡零陵縣又有灘水東南至廣信入  
鬱林一清按班固但記灘水于零陵縣下耳初

不云出陽海山也道元不知以為湘離同源此大謬也離水乃將柯江下流至秦史祿始通之于湘所謂

靈渠者也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溱水 漢志桂陽郡臨武縣秦水東南至溱陽入滙行七百里

卷三十九

滙水 漢志桂陽郡桂陽縣滙水南至四會入鬱林過

出桂陽盧聚山滙浦為桂水溱水經云過溱陽縣出

滙浦關與桂水合南入于海注云溱水又南注于鬱

北入沅道元起而糾正之說文滙浦下落關字

澗水 說文澗水出桂陽南平西入營道入湘

鍾水 一清按鍾水水經有漑水之稱乃俗傳之

耒水 漢志桂陽郡郴縣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湘

洙水 漢志長沙國茶陵縣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

澗水 一清按羅含湘中

澗水 一清按羅含湘中

澗水 說文澗水出豫

澗水 漢志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入大江又雲

按此即道元注所云豫

章水右會湖漢水者也

卷四十

漸江水 漢志丹陽郡黟縣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

入海又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續志會稽郡

山陰有浙江劉昭補注引郭璞注山海經曰江出歙



縣玉

斤江水

漢志鬱林郡領方縣有斤員水

日南水

漢志日南郡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屬交州一清按今卷末有容容諸水注

補弱水

說文弱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桑欽所說

補黑水

漢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一清按禹貢山

山則黑水

所經也二水為雍梁之大川水經不應遺

之史記

索隱尚書正義俱引其書則是二篇亦在失

亡之列

致使言禹貢者莫能詳二水之源流惜哉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一清按卷尾嵩高為中嶽已下至三澁池是釋禹貢山水澤地

所在凡六十

今本不具于目似亦缺漏

一清按李林甫唐六典註云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

百三十七江河在焉王應麟玉海云自河水至斤江水

河潔汾澮涑文原洞晉湛濟清沁淇蕩洹漳易滹聖巨

馬濕沽鮑邱濡遼貝洛穀甘漆澆沮渭漾丹汝潁洧澠

潛陰坂睢瓠子汶泗沂沭洋淄汶濰膠沔潛湍均粉白

泚淮滢清滙濯瀕濶溇澗決泚泄肥施沮漳夏羌涪

潼涇江青衣桓若沫延江沅西存溫淹葉榆夷油澧沅

浪資漣湘灘溱滙深鍾耒泂漉瀏澗贛廬漸江斤江非

經水常流不在記注之限末卷載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凡六十深甯叟所記水經之目與今本不殊以原公為

水經注釋  
原洞渦爲洞陰溝爲陰則其所省也以梓潼爲潼廬江  
爲廬舊本之脫耳以灤水爲濕水澶水爲沮水施水爲  
施水滙水爲滙水澶水爲深水皆誤文也經水凡百十  
六較唐六典少二十一篇證以本注及雜採他籍得滏  
洛滹沱派滋伊瀍澗洛豐涇汭渠獲洙滌日南弱黑十  
八水而灤下當有灤餘清濁漳大小遼原分爲二刪去  
無注無名之沅西水合一百三十七水與唐六典數合  
也

水經注釋卷首終

水經注釋卷一

仁和趙一清誠夫錄

河水一

崑崙虛在西北

三成爲崑崙邱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  
名板松二曰元圃一名閼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  
太帝之居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  
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

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灋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清按三國志蜀書郤正傳其釋譏曰陽盱請而洪災息裴松之注引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請于陽盱之阿即陽紆也漢志冀州藪曰陽紆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爾雅作陽陁又一陽紆也七萬里得崑崙之虛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綿襍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爲自土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

河水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腴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筋脈之通流者故曰水其具財也而水最爲大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溝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

曰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  
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  
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  
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北朝滄淵驚  
波沛厲浮沫揚奔風俗通曰江淮河濟為四瀆瀆通也  
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  
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

出其東北陬

山海經曰崑崙虛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色  
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眾川

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

馬史張仲功

清按漢書溝洫志大司馬史張戎議曰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習灌溉事也

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  
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洩也禁民勿  
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恆  
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  
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  
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  
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日中極之淵深三百仞

唯馮夷都焉一清按山海經本作冰夷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括地圖曰馮

夷恆乘雲車駕二龍河水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而注

於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

馮夷之所都居一清按穆天子傳本作無夷注無夷馮夷也是惟河宗氏天

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

之寶器玉果璫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

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粵在伏羲受龍馬圖於

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

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于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

夏商咸亦受焉李九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徑自

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於

此也高誘以為陽紆秦藪非也釋氏西域志曰阿耨達

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何氏焯曰吳豐中沈本作葬

隆雷公也雷電龍箋曰三字誤一清按三字句截龍即龍字古字通用沔水注龍下地名也

有邱郭墳墟即此義即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

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

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

精火煨則破而用之康泰曰安息月支天竺至伽那調

御皆仰此鹽釋法顯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于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躡縣緝過河河兩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磐石之磴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緝橋相引二千餘里方到縣度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耗之西有縣度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一清按後漢書章懷注引西域傳曰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五十里又曰其處在皮山國以西罽賓國之東

也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累石為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有白草出小步馬有驢無牛是其縣度乎釋法顯又言渡河便到烏菴國烏菴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足跡于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毘荼佛法興盛又逕捕那般河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流摩頭羅國而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為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為中國也泥洹已來聖眾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

迄于南海四五萬里也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  
犍越摩訶刺諸國而入南海是也阿耨達山西南有水  
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恆伽此  
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恆水康泰扶南傳曰恆水之源乃  
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  
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卽恆  
水也故釋氏西域志有恆曲之目恆北有四國最西頭  
恆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喝國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  
逕拘夷那喝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河邊世尊  
於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

後天人以新白縹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  
送出王宮渡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可  
宮北以栴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然大迦  
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  
而自然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  
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  
屠於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羅樹  
其樹華名娑羅佉也此華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竺芝  
扶南記曰林楊國云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  
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

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芝  
目見之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見畢天不朽所  
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流注于恆恆水又  
東逕毗舍利城北釋氏西域志曰毗舍利維耶離國也  
支僧載外國事曰維耶離國去王舍城五十由旬城周  
圓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  
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住于  
此本菴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  
弓仗恆水上流有一國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如  
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卽盛以木函擲恆水中下流有

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王取  
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伏次欲伐父王  
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  
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  
於城西作高樓賊來時置我樓上則我能卻之王如是  
言賊到小夫人于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  
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  
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卽以兩手捋乳作五百道俱墜  
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卽放弓仗二父王作是思惟皆得  
辟支佛今二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



水經注卷一 河水一  
放弓仗處後人得知于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  
卽賢劫千佛也釋氏西域志曰恆曲中次東有僧迦扇  
柰揭城卽佛下三道寶階國也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  
逕僧迦施國南佛自忉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爲母說法  
處寶階旣沒阿育王于寶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  
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爲吼怖效心誠恆水又東逕罽  
賓饒夷城南城南接恆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恆水北岸  
佛爲諸弟子說法處恆水又東南逕沙祇國北出沙祇  
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土中生長七尺不增不減今  
猶尙在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城北故曰淨王宮也

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  
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攀樹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  
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眾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  
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  
西域記曰城北三里恆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  
抱佛像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  
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  
裔故爲四姓住在故城中爲優婆塞故尙精進猶有古  
風彼日浮圖壞盡條王彌更修治一浮圖私訶條王送  
物助成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攀

樹樹名須迦朱氏謀埠箋曰須字之下原闕一字因果經云樹名無憂卽此樹乎一清按翻譯名義集阿輸迦大論翻無憂樹史記正義曰浮圖經曰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全氏祖望曰須迦卽阿輸迦也音同阿育王以青石作后攀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尙蔭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恆以香花供養尙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異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帖著石上逾更明也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見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尙一冷一煖矣太子未出家前

十日出往王田閻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于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據據左一據據者晉言十里也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各捧馬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花此時以至河南摩强水卽于此水邊作沙門河南摩强水在迦維羅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相去三十由旬菩薩于是暫過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于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達鉢愁宿半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國十里明旦便去暮宿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于是逕詣貝多樹貝

多樹在貝多閱祇北去曇蘭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  
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與經異故記所不同竺法維曰  
迦維衛國佛所生天竺國也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  
中央也康泰扶南傳曰昔范旃時有潭楊國人家翔梨  
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爲旃說天竺土  
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山川饒沃恣其所欲左右大國  
世尊重之旃問之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迴梨言天竺  
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爲  
天地之中也恆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龍守  
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

世有遂止空荒無人羣象以鼻取水灑地若蒼梧會稽  
象耕鳥耘矣恆水又東至五河合口蓋五水所會非所  
詳矣阿難從摩竭國向毘舍利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  
世王王追至河上毘舍利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  
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車復  
怨卽于中河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身二分分各  
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延  
朱氏謀瑋箋曰毘曇論云四肘爲一弓五百弓爲一拘  
盧舍今之二里也八拘盧舍爲一由旬今十六里也又  
云梵眾天身長半由延梵福樓身長一由延而不言由  
延之數疑與由旬同義而字殊耳一清按由旬亦作由  
巡又音巡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卽是阿育王所治  
轉爲延也

之城城中宮殿皆起牆闕雕文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  
 作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名羅  
 汰私婆亦名文殊師利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  
 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之賴此一人宏宣佛法外  
 不能陵凡諸中國惟此城為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阿  
 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三清  
 按黃氏慎中本作二里餘此塔前有佛跡起精舍戶北向塔塔南  
 有石柱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  
 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塔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  
 于此作泥犁城中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有

銘記作泥犁城因緣及年數日月恆水又東南逕小孤

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天帝釋以四

十二事問佛一一以指畫石一清按孫氏潛用趙清常  
三校本旁註佛以三指畫

石愚意古書凡重文皆作二此句之首應有佛字與上  
佛字重後人傳鈔遂析為一一趙本三字疑亦妄增爾

畫跡故在恆水又西逕王舍新城是阿闍世王所造出

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萍

沙王舊城也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

害佛處其城空荒又無人徑入谷傳山東南上十五里

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

三一清按黃  
本作四步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天魔波旬

化作雕鷲恐阿難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卽  
得止鳥跡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其山峯秀端嚴是  
五山之最高也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  
舍城東北西望其山有兩峯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  
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山名耆闍鷲也又竺  
法維云胡語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  
是青石頭似鷲鳥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  
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數說不  
同遠邇亦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誦首楞嚴香華供養  
聞見之宗也又西逕迦那城南二

一清按黃  
本作三  
十里到佛

苦行六年坐樹處有林木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  
王按樹枝得攀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  
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于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  
處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二尺國中寒暑均調樹木  
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  
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  
上卽有佛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  
在空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  
由延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尊引菩  
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

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匝西去菩薩前到貝多樹  
下敷吉祥草東向西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  
王自從南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三女變爲  
老姥莫不自服佛於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  
來詣佛處四天王捧鉢處皆立塔外國事曰毘婆梨佛  
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  
糜往尼連禪河浴浴竟于河邊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  
百步鉢沒河中迦梨郊龍王接取在宮供養先三佛鉢  
亦見佛于河傍坐摩訶菩提樹摩訶菩提樹去貝多樹  
二里于此樹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試佛釋氏西域記

曰尼連水南流注恆水水西有佛樹佛于此苦行日食  
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許樹東河上卽佛入水浴處東上  
岸尼拘律樹下坐修舍女上糜于此於是西渡水於六  
年樹南貝多樹下坐降魔得佛也佛圖調曰佛樹中枯  
其來時更生枝葉竺法維曰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  
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弗邑順恆水西下得一  
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復順恆水西下到迦尸國波羅  
柰城竺法維曰波羅柰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  
中間有恆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樹名  
春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里許卽鹿野苑

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棲宿故以名焉法顯從此還居巴連弗邑又順恆水東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國釋氏西域記曰恆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有卜佉蘭池池水恆在北佛下說戒處也恆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恆水又東到多摩梨鞞國即是海口也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鞞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渡江逕西行極大秦也又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恆水江口有國號擔袂屬天竺遣黃門字興為擔袂王釋氏西域記曰恆水東流入

東海蓋二水所注兩海所納自為東西也

周氏嬰厄林曰崑崙墟河

出東北厥恆水出西北隅恆繞西域達于大秦河入中國注于東海沔流小渚絕不通波善長敘恆于河之下蓋因崑崙而及之乎若其括地脈川紉奇甄異六合之外宛在目中三竺之行踪如滌足下神州地志斯為最環矣然皆躡法顯之行踪類亦眾子為兩兩較之法顯傳道里難明計所差池厥類亦眾子為兩兩較之法顯傳云渡新頭河至毘荼國東南行八十由延到摩頭羅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到僧迦施國又東南行七由延到罽賓饒夷城城接恆水渡恆水南行三由延到呵梨林又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又南行八由延到舍衛城又東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毘迦又東南行減二由延到迦維羅衛又東行五由延到藍莫又東行十九由延到拘夷那竭又東行五由延到毘舍利又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渡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弗邑從此東南行九由延到小孤石山又兩行二由延到王舍新城從此西行四由延到迦耶城復南行二十里到六年樹從此還向巴連弗邑此皆顯踰原越隰瞻曦晷以遐徂尋途投屏觸風塵而備愿者也水經注因之乃云新頭河逕中

水經注釋

卷一

七

天竺毘荼國又逕摩頭羅海流恆水恆水東南流逕拘  
夷那竭國又東逕毘舍利城又東南流逕僧迦施又東  
逕罽賓饒夷又東南逕沙祇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  
北又東逕藍莫恆水又東至五河合口度河南下一由  
延到巴連弗邑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舍  
南城又西逕伽耶城南二十里到六年樹法顯從此東  
南行還向巴連弗邑皆以原野之遶征為波流之所屈  
焉且拘夷毘舍在藍莫左水經注乃居伽施之西舍衛  
毘伽去伽維北劣一由延恆水若南必逕茲土而善長  
遺之度雪山過沙河經烏菴佛足跡曬衣石即得陀衛  
尸羅國水經注乃置葱嶺之東黃河之所逕凡此俱與  
法顯傳大致相違若夫顯東西跋涉所約各幾由延者  
其中定多瑰異直為不能具述善長亦失網羅都無補  
綴但改云恆水東南流耳恆水又東逕耳佳麗僧城敘  
多支複空荒夷野事極寂寥千里而遙一言便畢不令  
好古之士恨作者之疎乎又法顯從六年樹還巴連弗  
順恆水西下至曠野波羅奈蓋循西岸行也又還巴連  
弗順恆水東行得瞻婆梨帝蓋沿東許去也此邑恆水  
下流左右諸國盡此矣水經注乃先于巴連弗處云恆  
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舍伽耶廣袤計之安

得有兩恆河乎是知縱翰略記者忘準之地道快意成  
書者罔研乎舊史予今證其諸長拾其一短俾積璧崑  
圃一片是衛武之圭濯錦江流數尺乃楚邱之服若日  
鴻致自有所指歸細趣不足以擊難立言之旨吾亦烏  
乎測之哉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

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  
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圖調傳也又近推得康  
泰扶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  
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豁然  
為解乃宣為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怪謂漢來  
諸名人不應河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所在也  
釋云復書曰按穆天子傳穆王子崑崙側瑤池上觴西



水經注釋 河水一  
王母云去宗周澶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  
子今見秦傳非爲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  
爲無熱邱何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爲佳證  
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縕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  
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至若訪地脈川不與  
經符驗程準途故自無會釋氏不復根其艱歸之鴻致  
陳其細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今按山海經曰崑崙虛  
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  
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  
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按淮南之書

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瓊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  
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  
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  
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  
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  
水黃水三周復其源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  
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自窮  
石至于合黎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  
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  
倍之是謂元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

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

以為名山掘崑崙虛以為下地高誘曰地或作池全氏祖望

曰七字注中注本雙行夾寫後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

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則以髣髴近浮圖調之說阿

耨達六水葱嶺于闐二水之限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

又按十洲記崑崙山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

十三萬里有弱水周迴繞匝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

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近承淵之谷此四角

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

王去咸陽三朱氏謀埠箋曰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

十洲記作四

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廣萬里形如偃盆上有金臺玉

闕亦元氣之所含天帝君所治處也考東方朔之言及

經五萬里之文難言浮圖調康泰之是矣六合之內水

澤之藏大非為巨小非為細存非為有隱非為無其所

苞者廣矣于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為寡至如東

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州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

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

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

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也下狹上

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于辰星之輝名曰

聞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元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出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淵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眞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員周如削下有迴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

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桂州崑崙山上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五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五龍之跡行無爲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桂州崑崙山上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一萬二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也山經曰崑崙之邱實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

部及帝之四時然六合之內其苞遠矣幽致沖妙難本  
以情萬象遐淵思絕根尋自不登兩龍于雲轍騁八駿  
于龜途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計儒墨之說  
孰使辨哉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全氏曰杜

君卿之譏水經誠有過者胡東樵欲為水經護法而以爲  
錯簡以愚考之則亦非也水經開卷數語純引山經蓋以  
爲河水緣起葱嶺而下則申明乃開卷數語之釋文此其  
行文之拙非後人所竄易也但其所引山經亦有甚不同  
者則可怪也萬斯同曰山海經河水出崑崙之東北以行  
其北西南入于渤海水經則謂東南入于渤海山海經積  
石之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水經則謂冒以西南流道  
元不能辨正孰謂此書爲不刊之定論者况河自鹽澤以  
下皆東流也

山海經曰河水出渤海又海水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

全氏曰按山海經本文曰河水西南入渤海又出海山  
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今是注所引非完文

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

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

于重野謂此矣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

賦曰覽百川之宏壯莫尙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

積石之蹇峩釋氏西域傳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

積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杜氏

佑通典曰按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  
之中也其高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  
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  
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

水經注卷之九 葱嶺 河水一  
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敦煌  
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云按水經晉郭  
璞注三卷後魏鄴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著所撰者名氏  
亦不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瞻解釋固應精當詳水  
經所出禹本紀山經全無憑據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闐  
宜出于漢書西域傳而鄴道元都入葱嶺正所注河之  
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明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  
南入葱嶺又水經出闐南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  
後南流入葱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  
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竝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  
有定體自葱嶺于闐之東敦煌張掖之間華入往來非  
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互數千里  
未聞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  
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小  
地勢復高不為人患不惡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石  
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固無禹理水之  
功自葱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為準的班

水經注卷之九 固云言九州山川者尚書近之矣誠為愜當其後漢書  
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葱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  
昌海皆以潛流地南下出積石為中國河云比禹紀山  
經猶較附近終是紕繆按此宜惟憑張騫使大夏見兩  
道水從葱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  
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按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  
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山  
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繆誤孟堅又云禹貢  
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類  
雖多不相統一未為強國漢家或未曾遣使詣西南羌  
中或未見自積石山也甯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  
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  
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尚書  
云織皮崑崙崑崙析支渠叟西戎即敘又范氏後漢書云  
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千  
餘里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  
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繆而不謂  
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流數千  
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佑以水經僻書  
代人多不知觀或有好事者于諸書中見有引據謂其

乃系注利河一  
審正此殊未之精也  
舛是故曲折言之胡氏渭禹貢雖指解之曰按水經敘  
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為明備惟是積石一山錯簡在渤  
海之下葱嶺之上遂來後人之彈射并其全經而疑之  
而不知此非本文乃庸妄人之所竄易也彼見山海經  
云河水出渤海西北入積石山遂以此經海外之海為  
渤海殊不知敦煌酒泉張掖郡南遂謂積石距敦煌遠  
東入塞過最近故移積石于渤海之下使渤澤與敦煌相  
而渤澤不思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蓋漢世河關以西皆為  
接殊不地河水所經人莫能觀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  
非真謂河自鹽澤入玉門陽關也杜佑不察此意而以  
為纂集之不詳固宜矣若夫道元之注惟渤海以上博  
引釋氏怪誕之說甚覺無謂至葱嶺山以下發明頗多  
其所言崑崙虛也曰淺見未聞非所詳究其言積石也  
曰宜在蒲昌海下其言葱嶺河也曰河源潛發分為二  
水其言蒲昌海也曰洞流雷轉為隱淪之脈正其繆而  
補其闕亦可謂精審之至矣杜佑詆水經并道元豈  
通論哉又曰此渤海當在葱嶺西塞外凡大澤謂之海  
渤海即蒲昌雷轟牢蘭之類非真海也又出海外二十

字鄙意以此為錯簡蓋以下文南入葱嶺觀之則積石  
反在葱嶺之北必無是理也今移在後又東注于渤澤  
之下則自崑崙而葱嶺而蒲昌而積石原委秩然為纂  
悉當矣一清按通輿注云都人不詳正又云亦不尋究是于  
集之不詳其摘輿注云都人不詳正又云亦不尋究是于  
本書尚未通覽僅撮割數言以逞其私說而其所指積  
石乃是隋置河源郡唐置積石軍之地誤以龍支之積  
石當禹貢之積石曾不悉在塞外西南羌中者大積石  
也在枹罕西北者小積石也地理志括地  
志之文可覆按也東樵之言可稱諍友

水經注釋卷一終

海甯錢保塘  
華陽吳祖椿  
覆校

水經注釋卷二

仁和趙一清誠夫錄

河水二

河水一清按凡經文次篇之首有某水二字皆後人所加蓋漢人作經自為一篇豈能逆料酈氏為之注而先于每卷交割之處增二字以別之哉或酈注既成用二字為提掇則可耳然非經之舊也此卷首列河水二字謂重源之再見也又南出葱嶺山

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身毒之國

禹貢錐指曰身

毒當作捐毒漢書捐毒國王治衍敦谷東至都護治所八百六十一里至疎勒南與葱嶺屬無人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先儒以為卽身毒非也張騫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有蜀物去蜀不遠大夏即大月氏所居之地也今捐毒在大月氏之東北西去休循二百餘里豈身毒乎酈注

蓋承其誤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南屬  
 葱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  
 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嶺也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  
 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葱嶺西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  
 葱嶺其山多大葱又逕難兜國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  
 賓國三百四十里河水又西逕罽賓國北月氏之破塞  
 王南君罽賓治循鮮城土地平和無所不有金銀珍寶  
 異畜奇物踰于中夏大國也山嶮有大頭痛小頭痛之  
 山赤土身熱之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治  
 監氏城其俗與安息同匈奴冒頓單于破月氏殺其王

以頭爲飲器國遂分遠過大宛西居大夏爲大月氏其  
 餘小眾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中號小月氏故有大月  
 氏小月氏之名也又西逕安息國南城臨媯水地方數  
 千里最大國也有商賈車船行旁國畫革旁行爲書記  
 也河水與媯羅歧水同注雷翥海釋氏西域記曰媯  
 羅歧水出阿耨達山西句之北全氏曰之北猶言如此逕于闐國  
 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又西逕  
 四大塔北釋法顯所謂糺尸羅國漢言截頭也佛爲菩  
 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國國東有投身餒餓虎處皆起  
 塔又西逕犍陀衛國北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爲



菩薩時亦于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又有弗樓沙國天帝釋變爲牧牛小兒聚土爲佛塔法王因而成大塔所謂四大塔也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眾來伐此國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鉢緣未至于是起塔畱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佛圖調曰佛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花不滿則如言願一把滿則亦便如言又按道人竺法維所說佛鉢在大月支國

起浮圖高三十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鑲縣鉢鉢是青石或云縣鉢虛空須菩提置鉢在金机上佛一足跡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寶璧玉供養塔跡佛牙袈裟頂相舍利悉在弗樓沙國釋氏西域記曰犍陀越王城西北有鉢吐羅越城佛袈裟王城也東有寺重復尋川水西北十里有河步羅龍淵佛到淵上浣衣處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又曰犍陀越西西海中有安息國竺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卽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有萬最大國也漢書西域傳又云犁靽條支臨西海長老

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行  
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或河水所通西海矣故涼土異  
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紀  
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此而不  
達于崑崙者也河水自葱嶺分源東逕伽舍羅國釋氏  
西域記曰有國名伽舍羅逝此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  
道無不由城南有水東北流出羅逝西山山即葱嶺也  
逕岐沙谷出谷分為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治盧  
城其俗與西夜子合同又東流逕依耐國北去無雷五  
百四十里俗同子合又東流逕蒲犁國北治蒲犁谷北

去疎勒五百五十里俗與子合同河水又東逕皮山國

北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

禹貢雖指曰按皆西流注西海之水水經乃拙手所作提挈不清賴有  
鄴注為之發明人始知有葱嶺之河東西分流不然則  
似河水自葱嶺西行至陀衛而復東行以入葱嶺大惑  
不解矣一清按水經世傳脫誤兼之經注混淆此篇尤  
甚一為改正眼界豁然覺東樵之言猶為唐突前人也

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源道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

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治西城土多玉石西去皮山

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烏夷西南

行路中無人民沙行艱難所逕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

水經注釋卷之二  
月五日得達于闐其國殷庶民篤信多大乘學威儀齊  
整器鉢無聲城南一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鞞石上  
有足跡彼俗言是辟支佛跡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跡也  
又西北流注于河卽經所謂北注葱嶺河也南河又東  
逕于闐國北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  
屈東北流者也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南  
河又東北逕扞彌國北治扞彌城西去于闐三百九十  
里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西去扞彌四百六十里南河  
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釋氏西域記  
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

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國治且末城西通精  
絕二千里東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種五穀其俗略與漢  
同又曰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  
流東逝通爲注賓河注賓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治伊循  
城故樓蘭之地也樓蘭王不恭于漢元鳳四年霍光遣  
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  
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百官祖道橫門王自請  
天子曰身在漢久恐爲前王子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  
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之  
敦煌索勣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

水經注卷之二 河水二  
日貳師之官後漢所無且其時刺史秩卑  
不得表行將軍也何氏曰其事無可考 將酒泉敦煌  
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  
各千橫斷注賓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隄勦厲  
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  
明古今一也勦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謹  
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  
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  
國北扞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北  
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  
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土地沙鹵少田仰穀旁國

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國在東垂當白龍堆乏  
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送漢使一清按此處有脫文故彼俗  
謂是海為牢蘭海也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於東  
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東分南  
河即釋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流逕屈茨偽夷禪善入  
牢蘭海者也北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  
自疎勒逕流南河之北釋氏西域記曰葱嶺以東南北  
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千里河出其中暨于溫宿之  
南左合枝水上承北河于疎勒之東西北流逕疎勒國  
南又東北與疎勒北山水合水出北谿東南流逕疎勒

城下漢書西域傳曰南去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  
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釋氏西域記曰國有佛浴牀赤  
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子宮中供養漢永平十八年耿  
恭以戊己校尉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側澗  
傍水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水恭于  
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飲  
之恭乃仰天嘆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  
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之有頃  
水泉奔出眾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為神遂即引  
去後車師叛與匈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

革恭與士卒同生死咸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

求救建初元年明帝一清按建初是章帝年號鄭氏誤

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則明帝字為誤無疑記也後漢書耿恭傳云初關寵上

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

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餘僅能至城

中夜聞兵馬大恐羌遙呼曰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

開門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相

依而還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治莎車城西南去蒲犁

七百四十里漢武帝開西域屯田于此有鐵山出青玉

北河又東逕溫宿國南治溫宿城土地物類與鄯善同

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于  
此枝河右入北河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入姑墨川水  
注之水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治南  
城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土出銅鐵及雌黃其水又東  
南流右注北波河一清按北波河謂北循河也章懷後漢書注曰波傍也音波又西域傳作波義反史記曰波山通道又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合  
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釋氏西域記曰屈  
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  
治此山鐵恆充三十六國用故郭義恭廣志曰龜茲能  
鑄冶其水南流逕赤沙山釋氏西域記曰國北四十里

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  
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注北河又東川水  
逕龜茲東北歷赤沙積黎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  
城音屈茨也全氏曰四字注中注故延城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  
里川水又東南流逕于輪臺之東也昔漢武帝初通西  
域置校尉屯田于此搜粟都尉桑宏羊奏言故輪臺以  
東地廣饒水草可溉田五千頃以上其處溫和田美可  
益通溝渠種五穀收穫與中國同時匈奴弱不敢近西  
域於是徙莎車相去千餘里卽是臺也其水又東南流  
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東流逕龜茲城南

合爲一水水間有故城益屯校所守也其水東南注東川水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治烏壘城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東去玉門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漢使持節鄭吉并護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也其水又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泐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二源俱導西源東流分爲二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經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

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西去烏壘四百里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分爲二水但澗瀾雙引洪濤濬發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國治危須城西去焉耆百里又東南流注于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流爲海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犂國國治尉犂城西去都護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引注裂以爲田桑宏羊曰臣愚以爲連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卽此

處也其水又屈而南逕渠犂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  
 卽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治渠犂城西北去烏壘  
 三百三十里漢武帝通西域屯渠犂卽此處也南與精  
 絕接東北與尉犁接又南流注于河山海經曰敦薨之  
 水西流注于泐澤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東逕  
 墨山國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一清按漢書西域傳  
 作山國云鄯善國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  
 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  
 也又云山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東南與鄯善且  
 未接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也漢書脫去墨字  
 師古遠以臆解之更不識所居何山所治何城觀河水  
 酈注甚是分明可補史傳之缺文正小顏之曲說

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蓋撥田士

所屯故城禪國名耳河水又東注于泐澤卽經所謂蒲  
 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  
 虛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盪覆其國城基尙存而至大  
 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澮其崖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西  
 面向海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也行人所  
 逕蓄產皆布氍臥之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以次  
 相累類霧起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東  
 連三沙爲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山海  
 經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岳崇之山東望泐  
 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者也東去玉門陽關





也今西河朔方言謂沸溢為渚渚張掖郡籛得縣千金  
 渠西至樂涇入澤中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  
 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  
 西至酒泉合黎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  
 都尉治此即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敦煌一清按漢志敦  
 三郡之水也也煌盛也與酒泉張掖俱是仲瑗之說則此  
 劭曰敦大也煌盛也與酒泉張掖俱是仲瑗之說則此  
 不應獨遺之劉昭郡國志補註敦煌郡下引耆舊記曰  
 國當乾位地列良虛水有懸泉之神山有鳴沙酒泉其  
 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交一都會也酒泉其  
 水甘若酒味故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說文曰  
 郡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  
 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皇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從  
 邑君聲釋名曰郡羣也人所聚羣也黃義仲十三州記  
 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

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  
 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  
 以舊邑長沙丹楊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  
 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  
 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雁門雁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  
 禹合諸侯大計東治之山會計國名會稽是也全氏曰元文大  
計東治之山因名會稽是注所引有舛譌又東治之名  
更在會稽之後蓋自區治死始有之仲瑗反以為古地  
名亦誤也河逕其南而纏絡遠矣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  
 郡南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

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周海亭燧相望莽篡政紛亂郡亦棄廢全氏曰按五縣謂修遠監羌興武罕莽奪其地攻走虜順磔也據莽傳居攝二年西羌怨西海太守程永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五年貫友代聶尙為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其熟麥數萬斛於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且作大船於河峽作橋渡兵迷唐遂遠依河曲永元九年迷唐復與鍾存東寇而還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降之詔聽還大小榆谷迷唐種人一清按此處似多種人二字後漢書西羌傳云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為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飢餓不能遠出遂復背叛云云則背叛者止迷唐耳故下有與羌為讐種人與官兵

擊之之文擊之者擊迷唐也豈有種人背叛種人復擊之之事乎其云與羌為讐據後漢書云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初累姐種附漢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為讐酈注刪落不存故難曉耳以漢造河橋兵來無時故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與羌為讐種人與官兵擊之允川去迷唐數十里營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之至營因戰迷唐敗走於是西海及大小榆谷無復聚落隴廩相曹鳳上言建武以來西戎數犯法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與諸種相傍南得鍾存以廣其眾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河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今黨援沮壞親屬離叛其餘勝

兵不過數百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殖穀富邊省轉輸之役上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遂開田二十七部列屯夾河與建威相首尾後羌反遂罷按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兩岸壘石作基陞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鎮壓兩邊往來相去三丈竝大材以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橋在清水川東也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全氏曰施延樞曰水經全用後漢地名不然河關故屬金城郡也上曲陽之稱中山亦其證因河關之屬隴西而知水經為東京之作義最精審予嘗謂山經亦成于後漢故其稱河關亦曰隴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全氏曰道元歷敘河關一帶大河所會之水而以洮西也

水終之舊本錯誤以注為經于是胡渭疑洮水不應再見反改河關下之經文洮水為澆水以避之不知河關一帶之水通名洮河非別有所謂澆水也胡氏畢生治水經乃有此繆

河水又逕沙州北段國曰澆河西南一百七十里

有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黃

沙猶若人委于地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迴數

百里沙州於是取號焉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

河關縣齊氏召南曰今本漢志是文在破羌縣下豈誤移于河關與抑俱有而一存一脫與全氏曰按

道元注于破羌縣亦有此語而所引是應劭說則知此是班固河關之本注而應劭又再注之于破羌今本漢書于河關下失去元注于破羌下復脫應劭曰三字猶幸是文有可考爾蓋取河之關塞也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為縣縣元也首也從糸倒省

與縣易偏矣言當元靜平徭役也釋名又曰縣縣也縣  
 於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弦也弦以貞直言下體  
 之居鄰民之位不輕其誓施繩用法不曲如弦弦聲近  
 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半也一清按此句疑有誤漢高帝六年令  
 天下縣邑城張晏曰令各自築其城也河水又東北流  
 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注之  
 水西南出濫瀆東北流入大谷謂之大谷水北逕澆河  
 城西南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澆河故城北有二城  
 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帝景平中拜  
 吐谷渾阿豺一清按通鑑宋紀作阿柴為安西將軍澆河公即此城

也河水又東北逕黃川城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  
 谷水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投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人  
 即於此也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西北去西平二百  
 一十七里河水又東北逕廣遠城北全氏曰先司空公曰廣遠即廣威音  
同字異字文蓋取此城以名縣又合烏頭川水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  
 逕城東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邯川城南城之左  
 右歷谷有二水一清按後漢書馬武傳章懷注曰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導自北  
 山南逕邯亭注于河河水又東臨津谿水注之水自南  
 山北逕臨津城西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臨津城  
 北白土城南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

城在大河之北而為緣河濟渡之處

全氏曰按胡三省曰漢左南津之白

土城晉置白土縣屬金城郡其漢上郡之白土縣乃後魏新平郡之白土縣不可溷也魏涼州刺

史郭淮何氏曰據三國志淮領雍州非涼州刺史蓋史傳之略破羌遮塞于白土

卽此處矣河水又東左會白土川水水出白土城西北

下東南流逕白土城北又東南注于河河水又東北會

兩川右合二水參差夾岸連襄負嶮相望河北有層山

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勢爭高

遠望參參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

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

逮何氏曰歸太僕家鈔本作津造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

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鍊精餌食之夫耳俗人

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

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元之

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託焉故秦州記曰河峽崖傍

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

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亮南安人也

地理今釋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

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唐置積石軍于此山海經云積

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境中杜佑通典云禹施功自

積石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按諸家言積石

者多以此為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去此尚千餘里其說

蓋本于漢書西域傳謂河源出于闐北流與葱嶺河合

東注蒲昌海潛行地南下出于積石為中國河之文其

實禹施功之始卽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歐陽忞

水經主釋卷二

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  
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其言甚正蓋河源在吐蕃境漢  
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案古圖書乃名  
河所出為崑崙後人遂并積石亦失其實耳至水經并  
云積石在葱嶺之北則又失之遠矣或議杜佑主龍支  
郡積石謂因唐置積石軍于澆河故城而誤考後漢書  
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注即禹貢導河積石在鄯州龍  
支縣南是河州積石之名非始于唐矣一清按此言積  
石主通典與禹貢雖指異雖指主水經注不以杜佑之  
言為然下封有水導自是山谿水南注河謂之唐述水河  
水又東逕野亭南又東北流歷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  
北注于河謂之野城口河水又東歷鳳林北鳳林山名  
也五巒俱峙者彥云昔有鳳鳥飛遊五峯故山有新目  
矣秦州記曰枹罕原北名鳳林川川中則黃河東流也

河水又東與灘水合水導源塞外羌中故地理志曰其  
水出西塞外東北流歷野虜中逕消銅城西又東逕河  
列城東考地說無目蓋出自戎方矣左合列水水出西  
北谿東北流逕列城北又東入灘水城居二水之會也  
灘水又北逕可石孤城西西戎之名也又東北右合黑  
城谿水水出西北谿下東南流逕黑城南又東南支水  
左出焉又東南入灘水又東北逕榆城東榆城谿水注  
之水出素和細越西北山下東南流逕于細越川夷俗  
鄉名也又東南出狄周峽東南右合黑城谿之枝津津  
水上承谿水東北逕黑城東東北注之榆谿又東南逕

榆城南東北注灘水灘水又東北逕石門口山高嶮絕對岸若門故峽得厥名矣疑即臯蘭山門也漢武帝元狩三年騾騎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謂是山之關塞也應劭漢書音義曰臯蘭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今是山去河不遠故論者疑目河山之閒矣灘水又東北臯蘭山水自山左右翼注灘水灘水又東白石川水注之水出縣西北山下東南流枝津東注焉白石川水又南逕白石城西而注灘水灘水又東逕白石縣故城南王莽更曰順礫闕駟曰白石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灘水逕其北今灘水東南注之

而不出其北也灘水又東逕白石山北應劭曰白石山在東羅谿水注之水出西南山下東入灘水灘水又東左合罕并南谿水出罕并西東南流逕罕并南十三州志曰廣大坂在枹罕西北罕并在焉一清按此句有脫字顧氏祖禹方輿紀要云罕并谷在河州西水經注白石縣東有罕并渡又東則枹罕故城也蓋誤以溪為渡昔慕容吐谷渾自燕歷陰山西馳而創居於此灘水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應劭曰枹罕羌侯邑也十三州志曰枹罕縣在郡西二百一十里一清按漢志枹罕縣屬金城郡續志屬隴西郡灘水在城南門前東過也灘水又東北故城川水注之水有二源南源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金紐北嶺北又東北逕



一故城南又東北與北水會北源自西南逕故城北右入南水亂流東北注灑水灑水又東北左合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東逕白石城北又東絕罕开谿又東逕枹罕城南又東入灑水灑水又東北出峽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灑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河水又逕左南城南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津亦取名焉大河又東逕赤岸北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乞佛於此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水又東洮水注之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

一清按漢志隴西郡臨洮縣洮

水出西羌中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嶺臺山山南即

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為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嶺臺西傾之異名也洮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吐谷渾者始自東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為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自洮嶺南北三百里中地草徧是龍鬚而無樵柴洮水又東北流逕洮陽會城北沙州記曰嶺城東北三百里有會城城臨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于臨洮上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

洮陽卽此城也洮水又東逕共和山南城在四山中洮

水又東逕迷和城北羌名也一清按魏志鄧艾傳景元三年破姜維于侯和通鑑

齊武帝紀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臨洮泥和二城置戍兵守焉胡三省曰泥和

卽水經注所謂迷和城洮水逕其南又逕洮陽城東宋白曰洮州臨洮郡城本名泥陽在洮水之北乃吐谷渾

所築南臨洮水極險峻今謂之洪和城共又東逕甘枳

亭歷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洮水又東逕

臨洮縣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

玉書於斯水上洮水又東北流屈而逕索西城西建初

二年馬防耿恭從五谿祥楹朱氏謀瑋箋曰一作楹楹谷出索西與

羌戰破之築索西城徙隴西南部都尉居之亦曰赤水

城亦曰臨洮東城也沙州記曰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

十里者也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西而西北流馬防

以建初二年從安故五谿出龍桑開通舊路者也俗名

龍城一清按龍桑城六朝史亦作桑城通鑑因之蓋省文也不然酈以爲俗名龍城豈又有桑城一名乎

洮水又西北逕步和亭東步和川水注之水出西山

下東北流出山逕步和亭北東北注洮水洮水又北出門

峽歷東歷川葦塏川水注之水出桑嵐西谿東流歷桑

嵐川又東逕葦塏川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歷峽逕偏

橋出夷始梁右合葦塏川水東南石底橫下北歷葦塏

川西北注洮水洮水又東北逕龍桑城東又北會藍川

水水源出東歷川西北谿南流一清按此處有脫字歷川東北流

逕藍川歷水城北一清按魏書地形志洪和郡藍川縣真君八年置東入洮水

洮水又北逕外羌城西又北逕和博城東城在山內左

合和博川川水出城西南山下東北逕和博城南東北

注于洮水洮水北逕安故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隴西之

屬縣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郡南四十七里蓋延轉擊狄

道安故五谿反羌大破之即此也洮水又北逕降狄道

故城西闕駟曰今日武始也洮水在城西北下又北隴

水注之即山海經所謂濫水也水出烏鼠山西北高城

嶺西逕隴底其山崖崩落者聲聞數百里故揚雄稱響

若坻頽是也又西北歷白石山下地理志曰降狄道東

有白石山一清按狄道稱降渭水篇隴縣亦稱降樂史太平寰宇記云蘭州狄道縣漢書地理志屬隴西郡惠帝時改為武始郡以狄道為降狄道則是晉時改稱道元引班志稱降斯其謬耳濫水又

西北逕武階城南又西北逕降狄道故城東百官表曰

縣有蠻夷謂之道有公主謂之邑全氏曰按本表曰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

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今鈔變割截不可曉應劭曰反舌左衽不與華

同須有譯言乃通也漢隴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

應劭曰有隴坻在其東故曰隴西也神仙傳曰封君達

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

號青牛道士王莽更郡縣之名郡曰厭戎縣曰操虜也

昔馬援為隴西太守六年為狄道開渠引水種秔稻而郡中樂業即此水也湟水又西北流注于洮水洮水右合二水左會大夏川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亂流逕金柳城南全氏曰金柳亦金紐之轉音魏書地形志大夏縣有金柳城十三州志曰大夏縣西有故金柳城去縣四十里本都尉治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順夏晉書地道記曰縣有禹廟禹所出也又東北出山注于洮水洮水又北翼帶三水亂流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

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

金城郡治也漢昭帝始元六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吾為修遠縣河水逕其南不在其北西有湟水出塞外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鹽池北故闕駟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地理志曰湟水所出也一清按漢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西有須抵池善長所引似有割截之誤且先引注文而後言臨羌亦未合又僊海疑當作僊海僊字相近致訛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為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有鹽池闕駟曰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一清按漢志臨羌縣下注引闕駟曰西世有卑和羌即獻王莽地為西海郡者也

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

一清按太平寰宇記甘肅張掖縣下云甘

峻山一名緄峻山水經注云張水歷緄峻山南與張掖河合卽鮮水也今本無之方輿紀要云西海亦曰儂海鄠道元曰古西儂之地也亦曰青海亦曰卑禾羌海亦曰鮮水海亦曰允吾谷鹽池西海則其總名也在張掖境謂之張掖水

遑水東流逕遑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十三

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范曄

後漢書曰遑中月氏胡者其王為匈奴所殺餘種分散

西踰葱嶺其弱者南入山從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

也後漢西羌傳曰羌無弋援劍者秦厲公時以奴隸亡

入三河羌怪為神推以為豪河遑之間多禽獸以射獵

為事遂見敬信依者甚眾

沈氏炳異曰道元引此文不甚了然爰劍以被焚不死故

羌神之又以教民田畜故羌敬信之不應節去其曾孫忍因留遑中為遑中羌

也遑水又東右控四水導源四谿東北流注于遑遑水

又東逕赤城北而東入逕戎峽口右合羌水水出西南

山下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又東北逕臨羌城西

東北流注于遑遑水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漢武帝元

狩元年以封孫都為侯國

沈氏曰據史漢表乃封臨蔡非臨羌是元封非元狩全氏

日臨蔡漢表云屬河內當是鄉亭之名也王莽之監羌也謂之綏戎城非也

遑水又東盧谿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東北流注于遑

水遑水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關闕曰臨羌新縣在

郡西百八十里遑水逕城南也城有東西門西北隅有

子城湟水又東右合溜谿伏溜石杜蠡四川東北流注  
 之左會臨羌谿水發新縣西北東南流歷縣北東南  
 入湟水湟水又東龍駒川水注之水右出西南山下東  
 北流逕龍駒城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長甯川水注  
 之水出松山東南流逕晉昌城晉昌川水注之長甯水  
 又東南養女川水注之水發養女北山有二源皆長湍  
 遠發南總一川逕養女山謂之養女川一清按太平御覽云彼羌多禱  
而祈闕駟曰長甯亭北有養女嶺即浩亶之西西平之  
 北山也亂流出峽南逕長甯亭東城有東西門東北隅  
 有金城去西平西北四十里十三州志曰六十里遠矣

長甯水又東南與一水合水出西山東南流水南山上  
 有風伯祠春秋祭之其水東南逕長甯亭南東入長甯  
 水長甯水又東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牛心川水注  
 之水出西南遠山東北流逕牛心堆東又北逕西平亭  
 西東北入湟水湟水又逕西平城北東城即故亭也漢  
 景帝六年封隴西太守北地公孫渾邪為侯國沈氏曰  
表俱作平曲其子賀傳亦作平曲乃東海之屬縣全氏  
曰索隱曰漢表在高城則是渤海非東海也今本無之  
蓋脫失也寰宇記曰在霸州永清縣漢志東海有二平  
曲縣齊召南曰縣邑同名者皆異郡故或加東西字以  
別之東海一郡而平曲二縣同名殊不可曉以莽所改  
一日平端一日端平推之或者第二平曲是曲乎乎道  
元以為西平蓋誤以曲為西耳一清按後漢書萬修傳  
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修曾孫豐為曲平亭侯則以第

平非無證也二平曲為曲魏黃初中立西平郡憑倚故亭增築南西北三城以為郡治湟水又東逕土樓南樓北倚山原峯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樓下有神祠彫牆故壁存焉關駟曰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今在亭東北五里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亭北雁次相綴東北流至土樓南北入湟水湟水又東右合葱谷水水有四源各出一谿亂流注于湟水又東逕東亭北東出漆峽山峽也東流右則漆谷常谿注之左則甘夷川水入焉湟水又東安夷川水注之水發遠山西北流控引眾川北屈逕安夷城西北東入湟水湟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城有東西

門去西平亭東七十里關駟曰四十里湟水又東左合宜春水水出東北宜春谿西南流至于安夷南入湟水湟水又東勒且谿水注之水出縣東南勒且谿北流逕安夷城東而北入湟水湟水有勒且之名疑即此號也關駟曰金城河初與浩亶河合又與勒且河合者也湟水又東左合承流谷水南入右會達扶東西二谿水參差北注亂流東出六谷山也東流期頓雞谷二水北流注之又東吐那孤長門兩川南流入湟水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一清按後漢書馬武傳又戰于洛都谷章懷注云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洛都即樂都也東流右合來谷乞斤流二水左會陽非

流谿細谷三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  
 爵二年置城省南門十三州志曰湟水河在南門前東  
 過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湟水又東南逕  
 小晉興城北故都尉治關駟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  
 晉興城也湟水又東與閣門河合卽浩疊河也水出西  
 塞外東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東南逕西平之鮮谷  
 塞尉故城南又東南與湛水合水有二源西水出白嶺  
 下東源發于白岸谷合爲一川東南流至霧山注閣門  
 河閣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東南左合南流川水出北  
 山南流入于閣門河河又東逕浩疊縣故城南王莽改

曰興武矣關駟曰浩讀閣也故亦曰閣門水兩兼其稱  
 矣又東流注于湟水故地理志曰浩疊水東至允吾入

湟水

一清按師古曰浩音誥水名也疊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今俗呼此水爲閣門河蓋疾言之耳

又東逕允吾縣北爲鄭伯津與澗水合水出令居縣西  
 北塞外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漢武帝元鼎二年置王莽  
 之罕虜也又南逕永登亭西歷黑石谷南流注鄭伯津  
 湟水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  
 之修遠亭也一清按漢志無亭字然莽改允吾縣爲脩遠則此宜有亭字以別于郡治今漢書有脫文當以水經注補之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交  
 龍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



之龍泉下入湟水湟水又東逕枝陽縣逆水注之水出  
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陽非  
亭北又東南逕廣武城西故廣武都尉治郭淮破羌治  
無戴于此處也城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蹏谷漢  
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  
奇故漢武帝天馬之歌曰天馬來兮歷無草逕千里兮  
巡東道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  
京城食時至敦煌北塞外長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  
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蹏谷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  
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徑夷人在邊效刻足有

大小之迹體狀不同視之便別逆水又東逕枝陽縣故

城南東南入于湟水地理志曰逆水出允吾參街谷東

至枝陽入湟一清按漢志謂之烏亭逆水湟水又東流注于金城河

卽積石之黃河也關駟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

地爲名也釋氏西域記曰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

皇一清按屯皇卽敦煌師古曰敦音屯漢志曰敦煌郡有白龍沙堆東南四百里阿步

干一清按通鑑晉紀魏冀州刺史阿薄干胡三省註魏書官氏內入諸姓阿伏干氏後爲阿氏薄伏皆與步

音通轉而人又取鮮卑山一清按三字注中注東流至金城爲大

河出崑崙崑崙卽阿耨達山也河水又東逕石城南謂

之石城津關駟曰在金城西北矣河水又東南逕金城

縣故城北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漢書集註  
薛瓚云金者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湯池之言矣  
王莽之金屏也世本曰鯨作城風俗通曰城盛也從土  
成聲管子曰內之為城外之為郭郭外之土開池高則  
溝之命之曰金城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  
有梁泉注之泉出縣之南山按耆舊言梁暉字始娥漢  
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為羌所推為渠帥  
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枹罕出頓此山為羣羌  
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豎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出  
榆木成林其水自縣北流注于河也

又東過榆中縣北

昔蒙恬為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按地理志曰金城  
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榆中在金城即阮嗣

宗勸進文所謂榆中以南者也

一清按任氏廣書敘指南曰水經河州地名曰

榆城太平寰宇記河州枹罕縣榆城溪烏頭川在郡東方輿紀要蘭州有榆中城漢縣杜佑以為即故大小榆谷誤也

又東過天水北界

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北流歷此成川世謂  
之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羌豪迷吾  
等萬餘人到襄武首陽平襄勇士至此抄苑馬焚燒亭

驛卽此處也又曰菀川水地爲龍馬之沃土故馬援請與田戶中分以自給也有東西二菀城相去七里西城卽乞佛所都也又北入于河也

又東北過武威媼圍縣東

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其縣南又東北入河也

全氏曰按胡三省曰禿髮僭稱之拒赫連其名譌媼爲溫也前此晉馬隆討涼州鮮卑渡溫水則省文也後此拓跋伐沮渠李順謂自溫圍水至姑臧則又譌圍爲圍矣是卽道元所謂泉源逕縣南入河者

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

地理志曰滿福也屬國都尉治清按漢志勇士縣下云屬國都尉治滿福似

別是一城道元顛王莽更名之曰紀德水出縣山全氏曰此

句有脫文當云有水出縣西後漢書西羌傳趙沖復追羌到建威鷓陰河章懷注曰續漢志建威作武威鷓陰縣名屬安定後漢屬武威宋白曰卽水經河水東北過勇士縣處也世謂之二十八渡水

東北流谿澗縈曲途出其中逕二十八渡行者勤于涉故因名焉北逕其縣而下注河又有赤睥川水南出

赤蒿谷北流逕赤睥川又北逕牛官川又北逕義城西北北流歷三城川而北流注于河也

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

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卽于此也王

莽更名之曰鄉禮也李斐曰音賴

一清按五字注中注全氏曰漢書注李斐

云祖厲音嗟賴祖字从衣不

从示从示者作阻聲是也又東北祖厲川水注之水

出祖厲南山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注于河河水又

東北逕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水出城西北西

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山西谷山在安定西

北六百四十里河水又東北逕于黑城北又東北高平

川水注之即苦水也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建武八

年世祖征隗囂從高平第一苦水谷入即是谷也東北

流逕高平縣故城東漢武帝元鼎三年置安定郡治也

王莽更名其縣曰鋪陸西十里有獨阜阜上有故臺臺

側有風伯壇故世俗呼此阜為風堆其水又北龍泉水

注之水出縣東北七里龍泉東北流注高平川川水北

出秦長城城在縣北一十五里又西北流逕東西二太

婁故城門北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隴山西東水發源

縣西南二十六里湫淵淵在四山中

一清按漢志安定郡朝那縣有湫淵

祠說文云安定朝那有湫泉劉昭補注續志云朝那湫

有湫淵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湫

水北流西北出長城北與次水會水出縣西南四十里

長城西山中北流逕魏行宮故殿東又北次水注之水

出縣西南四十里山中北流逕行宮故殿西又北合次

水水出縣西南四十八里東北流又與次水合水出縣

西南六十里酸陽山東北流左會右水總為一川東逕西太婁北東注苦水段頴為護羌校尉於安定高平苦水討先零斬首八千級於是水之上苦水又北與石門水合水有五源東水導源高平縣西八十里西北流次水注之水出縣西百二十里如州泉東北流右入東水亂流左會三川參差相得東北同為一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水曰石門水在縣西北八十餘里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川水又北自延水注之西出自延谿東流歷峽謂之自延口在縣西北一百里又東北逕延城南東入高平川川水又北逕廉

城東按地理志曰北地有廉城縣一清按漢志北地郡廉縣不云廉城縣亦

見下關駟言在富平北自昔匈奴侵漢新秦之土率為

狄場故城舊壁盡從胡目地理淪移不可復識當是世

人誤證也川水又北苦水注之水發縣東北百里山流

注高平川川水又北逕三水縣西肥水注之水出高平

縣西北二百里牽條山西一清按方輿紀要平涼縣有牽屯山名見北史爾朱天光

及賀拔岳傳亦即地理志之開頭山師古曰開音苦見反又音牽土俗語訛謂之汧屯山杜佑曰笄頭山謠為牽屯山此名牽

條蓋異名也東北流與若勃谿合水有二源總歸一

瀆東北流入肥水又東北流遼泉水注焉泉流所發

導于若勃谿東東北流入肥水又東北出峽注于高

平川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本屬國都尉治王莽之廣延亭也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議郎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治此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于羌前以酒醉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縣東有溫泉溫泉東有鹽池故地理志曰縣有鹽官今于城之東北有故城城北有三泉疑即縣之鹽官也高平川水又北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胸卷縣故城西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于此有上河之名也

水經注釋卷二終

海甯錢保塘  
華陽吳祖椿覆校

